

儀禮正義

冊
古



儀禮正義三十二

南菁書院

續溪胡培壘竹村著

士虞禮第十四

鄭目錄云虞猶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之禮虞於五禮屬凶禮

大戴第六小戴第十四

疏正義曰自虞猶至之禮俱從釋文集釋無既字餘與釋文同凶下集釋有禮字先大父校

證云案據士冠禮賈疏當作小戴第八第十五乃聘禮臧氏庸本徑改爲小戴第八○云虞猶安也者易中孚初九虞吉苟爽注云

虞安也廣雅釋詁亦云虞安也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之禮者案既夕三虞注云虞安也雜記報

葬者報虞鄭注虞安神也何休公羊傳文二年注虞猶安神也釋名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是虞爲安神之

祭名或欲解虞爲度非矣問喪云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下記云日中而行事是鄭所本雜記云士二虞大夫五諸侯七公羊何注云

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初虞皆與葬同日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

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又云葬日虞是也檀弓孔疏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

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于祖父

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同用剛日今

案此疏言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云云本異義古春秋左氏說詳後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下又鄭知祭於殯宮者

以既夕反哭後遂適殯宮知之殯宮即適寢鄭注喪服小記云虞于寢祔于祖廟賈疏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是也殯宮亦謂之廟

詳下此篇是士喪父母既葬而虞之正禮也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鄭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

者母也會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于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今案先重後輕謂並

有喪先虞父後虞母乃禮之變者又主兄弟及婦喪朋友之喪亦有虞雜記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

其夫若子主之又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是也○禮經釋例云凡虞祭無所致爵不加爵

獻尸畢不獻賓不旅酬不養案士虞禮尸九飯時所舉肺脊牲體及魚腊皆實于篚注篚猶吉祭之有胙俎是虞祭無所致也賓三

獻燔從如初儀無止爵均神惠于室中之事是虞祭不致爵也三獻後即告利成是虞祭不加爵不獻賓不旅酬也尸出戶即改饌

陽厭賓出是虞祭不養也蓋虞是葬畢迎精之祭與特牲少牢吉祭異故不能備禮也今案虞為喪祭互詳既夕三虞下及篇末

士虞禮特豕饋食饋猶歸也正義曰自此至南順言陳虞祭牲酒器具不祭至虞始立尸如祭禮故亦云饋食義詳特牲篇李氏云大夫士

之祭曰饋食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夫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則下大夫與士虞同牲方氏苞云

曰特豕以別於吉祭也自小斂至祖皆用豚遺奠及虞始用豕今案賈疏據左傳卜日曰牲謂此虞為喪祭又葬日虞無卜牲之禮故指

豕體而言說亦可通儀禮吉祭云特牲故喪祭云特豕質言之但特牲特豕皆謂一豕散文亦通故記又稱牲也注云饋猶歸也者說

文饋餉也段氏注云饋之言歸也論語饋孔子豚古論作饋魯論作

歸是二字通故鄭以歸釋之周禮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是生人

也既葬而虞以特豕饋食追養之始也此先王制禮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義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

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疏正義曰

人主婦及賓以下俎亨一胖而已方氏苞云吉禮左右胖皆亨虞無主

共之虞則或父或母即並有喪亦一先一後故義變於吉非有惜於

牲體也吳氏廷華以特牲側殺例之謂側為一豕案彼云側殺是殺

一牲此云側亨明亨一胖吳說恐未然云亨於爨用鑊者以經但云

特牲亨于門外東方下云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者特牲吉祭亨于

東方此云廟門外之右東面明在西方是變於吉也云是日也以虞

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者案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

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鄭

彼注云虞喪祭也卒哭吉祭下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注亦引檀弓

而申之云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此注乃云祔而以吉祭易喪祭者以卒哭與祔祭相連故并祔言之其實吉祭之稱亦無定萬氏

斯大云未葬之前有奠無祭葬之日以虞易奠謂之喪祭終虞之明

日卒哭有祭乃謂之吉祭然考喪大記有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吉祭指四時常祭則卒哭祔練祥禫雖稱吉祭而猶未即同於吉蓋

視喪祭則已為吉視四時常祭則猶在喪中也坊記曰喪禮每加以

遠故始死及小斂之奠不席大斂後奠始有席虞祭不致爵據曾子

問經注練祭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以漸遠而神之此孝子喪親奠

祭之節文也案萬說頗詳故錄之云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者此

虞在殯宮實寢也而曰廟故注云尊言之士喪禮巫止于廟門外注云凡宮有鬼神曰廟是也魚腊饗亞之北上饗

北正義曰云亞之女於豕饗也亦在西方吳氏章句云北上者豕最北魚次之腊又次之敖氏云于特豕云亨云東面于魚腊云饗云

北上文互見也注饗竈饗饗在東壁西面炊黍稷曰饗饗北上上

齊於屋宇於虞有亨饗之饗**彌**正義曰特牲記饗饗在西壁此在東壁亦變於吉也注云

彌吉炊黍稷曰饗饗北上上齊於屋宇俱詳特牲主婦視饗饗下

云於虞有亨饗之饗彌吉者賈疏云小斂大斂未有黍稷朔月薦新

之等始有黍稷向吉仍未有饗至此始有亨饗之饗故云彌吉吳氏

廷華疑義云朔奠既有黍稷斷無饗饗之理彼文略耳賈謂彼未有

饗是以士喪禮所陳黍稷皆生矣豈不大誤且虞本喪祭烏得言吉

彌字亦習語可厭今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

案吳說似有理存之北以**深**正義曰篚在東在洗東也注云反吉也者吉禮設洗于阼

堂深階東南水在洗東篚在洗西此皆與之相反故云反吉也云

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者吉時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此設于西階西南亦宜當西榮其南北以堂深亦宜同也餘詳士

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甌醴酒酒在東無禁罍用絺布加勺南

枋酒在東上醴正義曰敖氏云祭而尊于室中且用一醴一酒皆

也絺布葛屬異於吉也醴酒並用者醴以饗神酒以斂尸亦見

其未甚變於奠也兩甌西上亦以神席在西也尊之所上吉凶同郝氏云當戶尊在室東北隅也室戶在東南隅當之向明也無禁罍著地也加勺罍上枋向南便取也方氏苞云虞所獻唯及祝佐食無室外之事故設尊不于堂上吳氏章句云雜記暢白以桐杵以梧注謂

喪祭所用此無斃則士禮不用也注云酒在東上醴也者尊以西

為上酒在東則醴在西故云上醴也吉祭玄酒在西此無玄酒以醴

代之云絲布葛屬者賈疏云絲給以葛為之布以麻為之絲布麻葛

雜故有兩號吳氏廷華疑義云絲亦可言布何必以麻為說王尚書

經義述聞云罍用絲布者夏用絲冬用布也燕禮罍用絺若錫鄭彼

注曰冬夏異也疏曰夏宜用絺冬宜用錫大射儀罍用錫若絺注曰

錫細布也絲細葛也以此例之罍用絲布猶言罍用絲若布耳絺用

於夏布用於冬不同物也少牢禮日用丁巳亦是或丁或巳唯其所

用與此罍用絲布文義正同鄭合絲布為一物非也今案賈以絲布

為麻葛雜說無所據吳氏駁之是矣至述聞分絲布為二物似得之

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几始 **疏** 正義曰周禮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

階下當序非注云有几始鬼神也者檀弓曰虞而立尸有几筵生

事畢而鬼事始已謂始以鬼神之禮事之注義本此但注唯言有几

者以席則大斂奠時已有几則至虞始設之故唯云有几也檀弓孔

疏云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司几筵

喪事素几鄭注謂殯奠時天子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饌于西

既爾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饌于西

坫上苴猶 **疏** 正義曰注云苴猶藉也者下取黍稷祭于苴注云苴所

藉也以藉祭也 荆切也斷也苴刈茅者謂斷茅以為苴而置

黍稷之祭於其上有藉義焉故謂苴為藉必用茅者取其潔也易曰

藉用白茅无咎苴亦作藉說文藉茅藉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

注茅以共祭之苴苴以藉祭鄉師共茅藉鄭注藉士虞禮所謂苴刈

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

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

隋是斂司巫祭祀共藉館鄭注藉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

承菹謂若今筐也士虞禮曰首刈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坵上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今案鄭周禮注以菹為首謂館若筐而引此經實于筐亦作筐字雖異而義則同西坵在堂上西南隅下祝升取苴取於此也 饌兩豆菹醢

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銅亞之 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 正義曰此取苴右取醢便其設之 兩豆尸前

之正豆也醢在西則菹在東也一銅亞之又在菹以東也賈疏云此饌繼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為主向東陳之其說是也敖氏謂銅在醢

西誤一銅豕銅也吳氏章句云下記豆實葵菹羸醢從獻豆同○注云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者案設之謂設于

室尸在室東面設者西面醢在北當尸之左菹在南當尸之右尸乃得右取菹揆于醢祭于豆闕此饌于堂醢西而菹東南面取之得左

取菹右取醢入室西面設之亦得 從獻豆兩亞之四邊亞之北上 從

菹在南醢在北故云便其設之也 正義曰豆兩亞之女銅以東也四邊

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 亞之又次豆以東也北上謂兩豆四

籩各自為次也吳氏章句云下記籩實棗蒸栗釋四則各二也 注

云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者此釋經從獻之義也上兩豆

設之以為陰厭是正豆也此二豆主人獻祝乃薦故云從四籩則二

籩從主婦獻尸二籩從主婦獻祝亦是獻訖乃薦故皆為從獻也云

北上菹與棗者以從獻兩豆在銅東自為一行菹在北醢在南四籩 在豆東又自為一行棗在北棗南栗栗東栗栗北棗是豆則菹在醢 北籩則棗在栗北故云北上者菹與棗也敖氏謂菹在銅西籩在醢 南亦誤云不東陳別於正者上兩正豆菹醢自西而東陳此從獻之 豆籩以北為上不東陳而 饌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藉用葦席 藉猶 南陳者所以別於正也

古文藉疏正義曰西上黍在西也黍稷必用藉者重之也叔氏據特

為席疏牲藉用萑疑經席字為衍文褚氏云古文藉為席注雖不

從然亦足見葦席席字非衍矣無冪用絲而不用綌黍稷在下而有

席藉祭有首膚祭取左臙皆變於吉不必疑也注云藉猶薦也者

說文且薦也薦有承藉之義故訓藉為薦云古文藉為席者胡氏承

琪云說文席藉也藉祭藉也管子山權數賦藉藏龜賦藉猶言布席

故古文即假席為藉鄭疏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

以藉薦義近故從今文疏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

東疏水口也疏正義曰李氏云為尸設盥也禮經釋例云凡祭尸不就

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注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

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是士祭尸盥槃也設于門內之東也少

牢禮祭日陳器小祝設槃匱與簞巾于西階東注為尸將盥是大夫

祭尸盥槃匱設于西階之東也士虞禮匱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

之南簞巾在其東注流匱吐水口也特牲槃匱設于門內之東士虞

設于西階之南者反吉也今案錯置也匱水置于槃中即實于槃中

也匱以盛水故經每云匱水陳匱水必實于槃故又云槃匱匱吐水

之口名流南流者口向南也既夕陳用器槃匱匱實于槃中南流注

槃匱盥器也流匱口也三禮圖引舊圖云匱受一斗流長六寸漆赤

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飾又云圖本又有作流長三寸者于義

為近又引孔義云匱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沃盥洗手然則柄其流

歟據儀禮經注及禮圖皆以匱為盥器內則敦牟卮匱非餒莫敢用

鄭注卮匱酒漿器似混釋文引左傳注云匱沃盥器也孔疏亦引左

傳奉匱沃盥證之蓋皆有疑於鄭注耳下記執槃西面注云槃以承

棄水為濺汚人也說文盥澡手也从白水臨匱也槃承槃也段氏注

云承槃者承水器也古之盥手者以匱沃水以槃承之故曰承槃內

儀禮正義三十一 四中華書局聚

則注云槃承盥水者吳語注云槃承盥器也據此則槃之承盥手棄水與洗同也匱之沃水與料同也凡行禮賓主敵者皆盥于洗洗東有罍水將盥者以料挹水所盥棄水有洗承之惟尸尊不就洗故特設槃匱尸入則執以就尸盥執匱者自上注水于手奉槃者以槃承盥手下注之水謂之沃盥官氏獻瑤云內則曰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大約進盥於尊者之禮皆如此今案簞巾在其東在槃匱之東也簞竹器以簞盛巾故謂之簞巾凡設槃匱必有簞巾隨之備盥訖挽手也公食大夫禮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注云為公盥也公尊不就洗亦與祭禮尸同也不言簞巾略耳餘詳特牲記○張氏惠言云在西階之南據下淳尸盥賈疏兩言在西階之東則與少牢同今案經文各本皆作南恐賈所見本偶誤

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上設局 鼎門外之右門西禮同惟陳于門外之右耳今案上側亭于廟門外也今文局作鉉

疏 正義曰李氏云鼎門外北面上與士昏及特牲之右故此陳鼎亦于門外之右近亭也注云門外之右門西也者下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與吉祭之設于阼階前西面者亦異蓋皆變於吉每鼎皆設局鼎設之先冪後局

匕俎在西塾之西 不饌徹之先局後冪云今文局為鉉詳士冠禮

匕俎在西塾之西 不饌上統於鼎也塾有

疏 正義曰注云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者下羞燔西者是室南鄉也

疏 正義曰注云在西塾之西則不在塾上也王氏士讓云七加于俎上鼎在門西故匕俎從鼎亦在西云塾有西者是室南鄉者李氏云塾有東西有內外一門而塾四也外塾南鄉則內塾北鄉今案下云內西塾此不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南言內明是外西塾也故注云是室南鄉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於南面取縮執之

疏 正義曰敖氏云燔炙肉也言羞見其非正俎南便也肝俎在燔東

疏 順以羞之者當北面縮執之也少牢下篇言縮

執匕湑俎之法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耳不言肝俎肝
先進此時亦設之可知設肝俎當在燔西便其先取之也褚氏云南
順者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執俎者于塾上向北執其下端也注
云南面似失之肝俎先進者必近東故在燔東注是也今案褚
說得之然經但言燔不言肝者燔之羞在肝後經故舉燔以該肝也
又敖氏以塾為有階褚氏謂內外塾俱無階案爾雅云門側之堂謂
之塾有堂宜有階俟考方氏苞云牲爨在門外而燔俎乃在內塾者
俟正俎既升然後以俎出受燔不相混也○案凡陳列吉祭在東此
多在西者皆有
變於吉之意

右陳虞祭牲酒器具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

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鬢散帶垂

疏正義曰自此至宗人西階北面言主人及賓自門外入即位之事

○朝夕臨位即士喪禮朝夕哭位也凡朝夕哭丈夫皆先即位于

門外而後入門此亦如之其位丈夫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

南上賓繼之北上婦人即位于堂南上據此則主人及兄弟賓執事

者位當西面北上婦人及內兄弟當在堂南上其服亦當如葬服也

方氏苞云小斂後婦人即位于堂既葬而仍朝夕奠之位何也主尚
未作而遽入于房義無所處且尸入當哭踊也王氏士讓云送往之
情虞祭亦一大節限故俱至與祭服前服也注云葬服者既夕曰
丈夫鬢散帶垂也者彼注云為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鬢婦人
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鬢李氏云鬢散帶垂自啓至葬之

服也。敖氏云：葬服主人髻髮，衆主人及兄弟免，而大功以上者皆散帶垂也。弔服疑衰素冠麻經帶也。今案喪服小記云：及虞則皆免。注云：皆免，自主人至緦麻。敖謂主人髻髮恐非。此如葬服者，以其葬日反日中而虞故。及三虞不易服也。卒哭則變服矣。云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者案虞祭哀未忘，主人未躬親，故多以賓客執事。萬氏斯大云：考既夕禮既葬，反哭賓致弔，即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是賓已退矣。此虞禮即行于送賓之後，別無宿賓迎賓之事，而即位獻爵復有賓執事，何歟。案雜記云：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是反哭之後相見之賓已退，朋友之賓尚留，故得即與於執事，不俟更宿也。吳氏疑義云：賓來執事，即曾子問所謂士則朋友奠也。朋友不足，雖取于大功上下。然此言弔服則第言朋友可知。如曲禮僚友執友交遊皆友也，即皆賓也。今案萬氏吳氏申賓義甚詳，賈疏僅以僚友言狹矣。

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

東面南上。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經，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

至於既卒，哭主人變服。正義曰：儀禮釋官云：周禮喪祝職曰：掌喪則除右几於席近南也。

祝矣。又云：周禮小宗伯職曰：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注：喪祭虞祔也。肆師職曰：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肆師屬宗伯，然則此篇祝宗人蓋亦

公臣與。今案士昏禮：席于廟，東面右几。此布席于室中，東面亦席于奧也。降降堂出，出門云：及宗人者，宗人本在門外，祝先入室布席

今乃出而與宗人同，即門外位也。門西公有司位，亦可見祝宗人為公臣也。李氏云：南上祝為上。注云：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

親也。者上賓執事者，如弔服此祝亦執事之列，而服免嫌太重。故注明之。張氏爾岐云：祝執事而免者，以其身親祭祀之禮，不嫌於重也。

今案喪服小記云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為兄弟報虞卒哭則免是免為重服也云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經及帶接神宜變也者案喪服小功章澡麻帶經彼注云澡者治去葶垢澡麻為輕服則澡葛又輕于葛可知故注云接神宜變也李氏云祝親祭宜進而從重接神宜變而之輕是也云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者以經但云祝免澡葛經帶則其餘皆弔服矣上賓執事者如弔服士之屬官亦在賓執事之內故知其長弔服加麻也此無正文以祝決之既卒哭主人變服詳下記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下主人變服則屬官之弔服亦除云右几於席近南也者布席東面則右在南故云於席也

近南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臨朝疏正義曰告主人以有司已具遂請行祭事也拜賓如臨謂旁三拜也今主人案士喪禮朝夕哭主人拜賓旁三入門哭婦人踊踊亦哭也

即位于堂眾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既夕曰乃反哭

東面眾主人堂下東面疏正義曰此主人即位于堂如反哭位則在北北上此則異於朝夕疏西階上東面矣兄弟賓亦與眾主人同在

堂下東面也注云此則異於朝夕者前門外位云如朝夕臨位此門內位云如反哭位是異於朝夕也士喪禮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

東序祝入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疏正義曰祝入門左北面以主人西面祝入門左北面位接神尊也疏正義曰亦以主人在西階上

即位于宗人西階前北面當詔主人疏正義曰亦以主人在西階上西方者宗人西階前北面及賓之事也宗人當詔禮故近主人賈

疏云此宗人在堂下是主人在堂時若主人在室宗人即升堂是以下記云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注云當詔主人室事是也

右主人及賓自門外入即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解升止哭縮從也古

文縮正義曰自此至哭出復位言陰厭之事○禮經釋例云凡尸未入室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

面右几降出此為神布席于奧也至主人及祝入室後贊薦蒞醢醢在北此薦豆也又云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此設俎也又云贊

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此設敦也又云設一鉶于豆南此設鉶也又云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解于

鉶南復位此酌奠及啓會也又云主人再拜稽首祝饗此饗神也是虞祭陰厭惟薦豆設敦設鉶皆贊為之不用主婦酌奠以醴不以酒

及祝饗後有命佐食祭于苴之禮與特牲吉祭異餘皆大略同也詳特牲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下又改饌西北隅為陽厭詳於篇末上設

苴在西坵上此祝盥手升堂于西坵上取之也降洗之者苴所以藉祭致其潔也洗而復升堂入室設于几東席上者前布席室中東面

右几此設于席上而云几東則亦設于右在几前也東縮謂設之自西而東以西為上也李氏云順神東面也吳氏絛云苴東縮則苴亦

有首尾以首近神而尾向東也先設苴者以下祭黍稷膚祭皆奠于首上也洗解以將酌醴升者俟主人入室乃從入也止哭為將祭也

注云古文縮為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主人北旋倚杖西序杖不入於室附杖不升於堂正義曰經云主人倚杖入而注知倚

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杖西序者以主人在西階上東面與西序近故知北旋倚杖西序乃入也引喪服小記者證虞祭杖不入室故倚之乃入又云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者此無正文鄭以喪

服小記推而知之也祝從在左西面者祝在主人之左與主人同面也方氏苞云凡吉祭祝先入而主人從先入以導主人也虞則入子以神事其親之始猶親在時朝夕御食不忍遽變其常故主人先而祝從也今案方說蓋本下記尸入祝從尸注詳後 贊薦菹

醢醢在北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正義曰贊謂賓來助祭執事者

也醢在北則菹在南從右取菹左搗醢之便也注云主婦不薦也引曾

斬之服不執事也者特性主婦薦此使贊薦故云主婦不薦也引曾

子問者證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

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

李氏如圭云與祭謂執事也天子諸侯之執事者其臣也大夫辟正

君其臣不執事兄弟齊衰者執事士卑不嫌與君同故使其屬執事

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不取齊衰者又辟大夫也賈疏云此

齊斬不執事唯為今時至于尸入之後亦執事兩籩棗栗設于會南

至於祔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知者下記云 佐食及執

其他如饋食案特牲云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是也

事盥出舉長在左舉舉鼎也長在左在西正義曰佐食佐尸食者

刃也敖氏云下云佐食及右人載是佐食非長也乃先言之者以其

傳常職故爾吳氏章句云舉者門內盥異於奠也特牲主人親舉此

喪禮異也李氏云吉禮長在右今案注云長在左在西方位也者鼎

北面以西為左故知位在西方也云凡事宗人詔之者言凡則舉鼎

且俎等事皆宗人詔也特牲曰宗人遣 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

盥食及執事盥又曰宗人執畢先入

匕俎從設左人抽局鼎匕佐食及右人載載載於俎佐食載則亦在

右矣今文局為鉞古文鼎

為疏正義曰特牲鼎設于阼階前西面此設于西階前東面亦異於密疏吉也敖氏云此執匕俎者亦三人各兼執匕俎也從設從鼎入

而各設於其鼎之東其設之法俎東順而七西枋也左人亦抽局于左手取鼎委于鼎北加局乃執匕而匕惟言抽局鼎匕文省耳吳氏

章句云案雜記匕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刻其柄與末注以為喪祭所用則此亦當有畢鼎亦言抽因局及之也匕者東

面佐食及右人載北面注云佐食載則亦在右矣者以經云左人匕右人載佐食與右人同載是亦在右也云今文局為鉞古文鼎為

密者詳卒札者逆退復位復賓位也疏正義曰盛氏云匕者即左人也逆士冠禮

載者將設俎故未退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亞次也今疏正義曰盛氏云

東也豕魚二俎並設而腊在豕北無偶故曰特士昏禮云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此宜亦如之注云今文無之字者胡氏承

其云鄭以上文云一銅亞之又云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皆有之字故從古文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

稷籩實尊疏正義曰設二敦于俎南西黍東稷是黍在豕南稷在魚黍黍也疏南以西為上故云尊黍也此敦實也而注云籩實義詳

特牲佐食分籩銅下設一銅于豆南銅菜羹也疏正義曰豆南菹南也注云銅菜

也詳聘禮亦銅繼之下佐食出立于戶西饌已也今文疏正義曰注云饌已也

出以待後事也然則上設俎者佐食云今文無于戶西者古文有于戶西三字今文無之賈疏云若無此文不知立之所在故不從也胡氏承其云案特牲禮祝洗酌奠奠于銅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

立于戶西下乃啓會卻于敦南復位注云復位出立于戶西是此左
食有兩番出立與特牲異其戶西之位則同此不言南面故下記文
又明之曰佐食無事則出戶負贊者徹鼎反於門外正義曰前陳鼎在
依南面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贊者徹鼎門外正義曰前陳鼎在

門外故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謂會合也
云反也

也復位出立於戶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言酌醴不言酌奠此醴酒
西今文啓爲開並有明所酌者醴也吉祭以玄酒配酒不嫌酌

玄酒故言酌奠而已方氏苞云凡喪奠皆醴酒並設蓋象親生時饌
有所宜時有所欲而陰厭所酌惟醴以朝夕常饋醴列漿飲中親沒

未久仍奉以人道也至卽遠而吉祭則薦馨致味必以酒爲宜矣今
案下酌尸以酒吳氏章句云祝酌醴北面命佐食啓會尊南南面

注云會合也謂敦蓋也者詳士喪禮朔月奠用瓦敦有祝奠罍于銅
蓋下復位出立於戶西解見上今文啓爲開詳士昏禮祝奠罍于銅

南復位復位復主正義曰敖氏云此酌醴用罍別于酌獻也先啓
人之左疏會乃奠亦異於吉上祝從在左在主人之左也

故注以祝奠罍復位正義曰敖氏云爲食具也方
爲復主人之左位主人再拜稽首疏氏苞云自斂奠至遣奠主人

惟哭踊至是而後拜何也子事父母之禮莫詳于內則未嘗有拜卽
世子問寢視膳亦無拜禮蓋拜者君臣朋友饗燕之禮也未葬親之

魄體尚在宮中不忍父母而賓客之也至迎精而反祝饗命佐食祭
則以神道事之故尸未入而陰厭爲主人祭拜之始祝饗命佐食祭

饗告神饗也此祭祭於首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正義曰注
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尚饗是也云饗告神

饗也者謂告神饗此祭也云此祭祭於首也者謂此命佐食祭卽下
祭于首是也吳氏章句云祝命亦南面云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

顯相夙與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者謂饗神有辭其辭即記所云也又下祝祝卒主人拜如初注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辭

又迎尸後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注云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二者注皆未明言所祝何辭賈疏以此注引記為陰厭饗神辭以下

注云釋孝子祭辭為當與少牢祝祝曰孝孫某取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同但稱哀為異以

下記饗辭云哀子某主為而哀薦之饗為迎尸後祝辭敖氏則以哀子某主為而哀薦之饗為此節饗辭以哀子某哀顯相夙與夜處云

云為迎尸前祝辭其迎尸後祝辭敖未言所用徐氏乾學曰使三者果皆有辭則記文必備詳之矣胡為列其二而遺其一愚謂經既言

祝則必有辭無疑若上所言祝饗則未必有辭也何以言之尸未入而告神止一事爾胡為既有饗辭而又有祝辭饗辭已有潔牲剛

鬣嘉薦普淖之語而祝辭復有柔毛剛鬣嘉薦普淖之語何辭之重而意之復也古人必無是禮也愚以為經言祝饗不過祝以饗告神

而未有辭至佐食代祭之後始讀祝以告神爾故今定以夙與夜處云云為告神之辭以主為而哀薦之云云為告尸之辭前說以告神

故有適爾皇祖之語後說以告尸故但言主為而哀薦之且前既告以牲醴諸饌則於此不必復告也至於鄭賈以意妄補之說則斷斷

不敢從焉今案經云祝饗係目其事下云祝祝卒乃是釋其辭注云告神饗者即記所云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引記哀子某哀顯相夙

與夜處云云以明饗辭者乃是豫言之非謂此時即釋此辭也故下祝祝卒注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辭而不更言何辭明所釋即夙與夜

處云云之辭也又記始虞用柔子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與夜處下注云曰辭也祝祝之辭也是亦可證鄭意固以祝祝所釋之辭即上注

所云饗神辭明矣徐氏謂告神止一辭甚是但謂祝饗未必有辭猶未確又解迎尸前祝辭為如少牢孝孫某以下云云乃賈疏之說徐

未確又解迎尸前祝辭為如少牢孝孫某以下云云乃賈疏之說徐

氏并以咎鄭亦非江氏筠云迎尸上祝辭疏謂宜與少牢同案記哀
子某哀顯相云云即其與少牢同者也彼吉祭故云孝孫云歲事云
以某妃配此喪祭故云哀子云裕事云適爾皇祖彼大夫禮故有柔
毛此士禮故惟剛鬣既有此辭見之記矣何得別有辭同少牢乎案
江氏駁賈之說是也又敖氏以圭為而哀薦之為此節饗辭褚氏云
事神之辭宜詳事尸之辭宜略此辭宜用于尸不可易之于神褚氏
駁敖之說亦是也至賈疏以圭為而哀薦之為迎尸
後祝辭尚有根據詳後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下 佐食許諾鉤袒

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解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

之主人再拜稽首 鉤袒如今擗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

主道也則特牲少牢 **疏** 正義曰李氏云益反奠之復酌醴而還奠于

當有主象而無何乎 **疏** 銅南也敖氏云祭為神祭食也為神祭當與

尸祭異處故以苴藉之三者三祭之也每一祭畢則反取之祭膚祭

如初亦于苴三也記曰膚祭三取諸左臚上神祭用膚亦別于尸也

祝取奠解祭于苴亦三注之不盡者三祭而不盡其醴也既祭更酌

而益之乃反奠于故處主人拜為饗也方氏苞云此孝子躬祭于室

中之始也鬼神依人而行故使祝佐食代祭冀迎精而反庶或陟降

而馮之也喪奠無此禮尸極尚在堂不忍使人代也吉祭陰厭無此

禮優見愼聞自致其恍惚可矣非若音容始隔不敢遽易朝夕御食

之常也 **注** 云鉤袒如今擗衣也者釋文擗作擗云手發衣曰擗說

文擗貫也廣雅擗著也賈疏謂鉤袒若漢時人擗衣以露臂敖氏云

鉤袒捲其袂以出臂然則鉤袒即肉袒也江氏永云凡經傳單言袒

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裼或連言禮裼者袒而有衣是也云苴所以

藉祭也者詳上苴刈茅下云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

儀禮正義 三十二 九一中華書局聚

位設苴以定之耳者此鄭解虞祭有苴之義也據下記無尸者亦祭于首賈疏謂天子諸侯吉祭亦有苴恐非鄭義云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者案古者既虞埋重乃作主故檀弓以重為主道或因苴亦是虞祭設之遂以苴為主道如重然但鄭意謂大夫士無主特牲少牢二篇不見有設主之文若苴為主道則特牲少牢亦當有主象而無主何乎此鄭破或之說也○案鄭氏謂大夫士無主詳駁五經異義各書所引詳略不同今擇要錄之五經異義曰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又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于其背又曰今春秋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東帛依神士結茅為敢許君謹案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柩于西圃柩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為主鄭君駁之曰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東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敢大夫以石為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柩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為之主耳鄭又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此鄭駁五經異義之說也說文柩宗廟主也一曰大夫以石為主段氏玉裁云許以宗廟主為柩字本義以大夫石主為或義是許亦不以大夫有主為定論也禮經釋例云古禮大夫士無主公羊傳文公二年練主用栗何休注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柩時別昭穆也既云柩當亦指諸侯以上所引士虞記蓋禮之逸文魏徐邈王肅後魏清河王懌皆以為大夫士當有主然別無經傳可據惟左傳哀十六年孔悝一事耳考孔悝反柩鄭康成以為所

出君之主孔冲遠以為僭禮孔說是也故司馬氏書儀亦不云大夫
士有主但為祠版之制而已朱氏家禮始有主近汪氏疏力持古大
夫士有主之說而排舊義夫古今異宜古禮之不行於今者多矣古
禮大夫以下無主今有主亦禮緣義起者也倘以今時大夫以下有
主遂強謂古亦有主則今時祭禮無尸亦謂古祭禮無尸乎又士虞
記明日以其班附賈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他如士昏禮婦
奠菜于廟聘禮賓釋幣于禰皆不云有主不獨特牲少牢為然也今
案近儒萬氏斯大方氏苞皆謂大夫士有主然皆由重推之亦無確
據故不錄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祝者釋
其說焉正義曰祝祝
饗辭畢也此與特牲陰厭言卒祝同饗辭即上夙興夜處云云是也
江氏筠云案祝辭于未必云饗故又或謂之饗辭饗祝二者經實通
言非有二也是祝辭即饗辭矣主人拜如初亦再拜稽首也方氏苞
云吉祭尸未入室設饌祝神祝酌奠者一主人再拜稽首者二虞則
祝奠解者再主人再拜稽首者三形音未遠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
於尸未入宜詳也今案上祝奠解于劍南主人再拜稽首又祝取奠
解祭後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此祝祝卒主人又再拜稽首是祝
奠解者再主人再拜稽首者三亦異於吉也出復位者復西階上東
面之位方氏苞云加哭于出之上見饗祝時
不哭甫出戶而嗚咽不自禁也注解詳上

右設饌饗神是為陰厭

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
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

第檀弓曰既封主正義曰自此至尸拜遂坐言迎尸委尸之事
人贈而祝宿虞尸吉祭無從尸者此有之亦變於吉篚以實牲體

祭畢奉以出下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注云篚猶吉祭之有肝

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者此鄭解虞祭初立尸之意也蘇氏軾云

之尸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散者庶乎復聚楊

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不言適孫是容無適而用庶郝氏敬云既饗神

後迎尸神降而後尸入也餘詳特牲筮尸下云一人主人兄弟者以

經云衰經故知為主人兄弟吳氏章句云兄弟大功以上者故衰經

而不免王氏士讓云從尸以主人之兄弟使神有所親也今案尸與

從尸者皆亡者之親屬從尸者哭而尸不哭方氏苞謂象神不可以

哀弛其敬是也云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彼注云贈以

幣送死者于壙也于主人贈祝先歸孔疏既封謂葬已下棺祝先歸

宿戒虞尸鄭因此經無宿尸之事故引以證之明先宿尸而後迎尸

也不筮尸者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

喪祭略也

踊正義曰經言踊不言哭者踊甚于哭也方氏苞云喪禮有哭而不

人在西序東面衆主人西階下亦東面婦人堂上當東序西面故主

人與兄弟見尸先踊婦人後見尸故後踊是有先後今案據特牲少

牢尸入門左此不言左當亦如之故見有先後也云尸入主人不降

者喪事主哀不主敬者以特牲少牢禮皆云主人降立于阼階東此

不云降故**淳**口盥宗人授巾淳沃也沃尸盥**沃**尸盥者一人下

及階祝延尸延進也告**疏**正義曰詳特牲尸下尸升宗人詔踊如初詔

踊如初則凡疏正義曰注云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者以經踊宗人詔之疏云如初明初入門時丈夫婦人踊亦宗人詔之王氏

士讓云尸入門踊升階踊入戶踊凡三節皆宗人詔之經獨著之于尸升詳中闕以該前後也吳氏章句云哀至而踊何待于詔蓋踊則

舉止失常恐其厭于尸尸入戶踊如初哭止疏正義曰以尸既而不踊故詔以遂之

事尸之禮故哭止婦人入于房疏正義曰婦人位在堂上祭時所以為尊尸也

而入房也至三獻畢尸將出又復位而哭吳氏章句云婦人祭則主在房此將祭有事于房故入不但辟執事者而已今案吳說亦通

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疏正義曰尸拜即答拜也特牲少牢特牲異與少牢同詳少牢禮

注云妥安坐也詳特牲禮

右迎尸妥尸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北席疏正義曰自此至反黍如初

從者即一人衰經奉篚者也錯置也置篚于尸左席上便其實牲體也吳氏章句云不於右者右有几今案吉祭用所俎主人自羞此用

篚從者錯之亦異於吉注云北席北也者經云立于其北明在席之北也必于席北者近篚敖氏云立俟其畢也方氏苞云室中尊嚴

而從者久立于尸左何也不忍遽異於生也今案內則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餒父沒母存冢子御食此從者立于席北蓋亦如生

時之有侍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閒正義曰擣于醢食者也

云染于醢也案此字當作揆說文揆染也从手與聲段氏注云揆旁本从栗譌而需周禮大祝九祭六曰揆祭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

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經文凡用揆字二十唐石經周禮士虞皆作

濡特牲少牢有司皆作揆參差乖異此非經字不一乃周禮士虞經

淺人妄改也互詳士喪禮渙濯棄于坎下張氏爾岐云尸取奠取祝

所反奠于銅南之解也左執之者以右手將祭也郝氏敬云饌始蒞

醢豆近席尸自取俎敦遠祝命佐食取之今案命祝命佐食隋祭下

佐食取之下經是也豆閒詳特牲祝命接祭下祝命佐食隋祭下

曰隋隋之言猶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

墮為綏特牲少牢或為差失古正矣齊魯之閒謂祭為墮

各本皆作墮惟集釋作隋注內六墮字各本皆同作墮集釋惟墮下

字作墮餘五字皆作隋又各本言字在猶字下集釋作言猶釋文出

猶隳二字張氏淳識誤云注曰墮之猶言墮下也案釋文云猶隳則

言字當在猶字上墮下之墮當作隳今本以墮解墮其誤不待辨從

釋文戴氏震云儀禮作隋故注以墮解之若隳乃墮之俗體耳注文

當作隋之言猶墮張氏不知上墮字與經並應為隋而改下墮字以

從俗疎矣校勘記云儀禮隋祭或作墮或作隋諸本不能畫一說文

隋裂肉也唐韻徒果切此字惟周禮有之他經罕見自隋以來借為

隨字而本音本義亡矣此注以墮下釋隋祭世遂以墮代隋閒有作

隨者據周禮正之可也今案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鄭注隋尸所

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小祝贊隋注隋尸之祭也字皆作隋

說文隋裂肉也从肉陸省聲段氏注云衣部曰裂繒餘也引伸之凡

餘皆曰裂裂肉謂尸所祭之餘也鄭注特牲少牢篇云周禮作隋隋

與按讀同又云按讀為隋注曾子問亦云綏周禮作隋為鄭以隋為

正字與許同也今儀禮注隋皆作墮誤今案段說是也鄭於少牢同

祭于豆祭注云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又上佐食以按祭注云將受

祭于豆祭注云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又上佐食以按祭注云將受

嘏亦尊尸餘而祭之是其義亦與許同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謂說文訓裂肉與此無涉又謂鄭所見周禮本作墮皆非矣此經及注當以集釋本為是今從之禮經釋例云凡尸未食前之祭謂之隋祭又謂之授祭詳特牲祝命授祭下注云下祭曰隋隋之言猶墮下也者此鄭以墮釋隋也戴氏震云陸與墮同案說文敗城阜曰陸又云隋篆文段氏注云小篆陸作隋隸變作墮俗作隳墮本敗城阜之稱引申為凡阨壞之稱是也惠氏士奇云說文作陸一作墮戰國策云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白虎通曰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墮墮者毀也飯以手謂放飯於器曰墮春秋傳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焉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士虞禮曰墮祭墮之為言下也猶放飯於器也墮之為言輸也猶奠幣於神也字當定作陸今案惠說甚詳但謂字當作陸非張氏爾岐云下祭曰隋謂從俎豆上取下當祭之物以授尸使之祭佐食但下之而已賈以為向下祭之誤引周禮者證守祧所謂隋卽此隋祭之隋也云今文隋為綏者鄭注特牲引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隋祭是古文作隋今文作綏鄭以隋為正字故從古文也云特牲少牢或為差失古正矣者鄭以此字古文作隋為正而特牲少牢今文或本又有作差者尤失古文之正故特辨之章氏平云鄭以差失正故特牲少牢注皆不見是也云齊魯之閒謂祭為隋者此以方言釋經也○案賈疏舉經中不同五字墮授差綏揆又以特牲及此篇皆有揆祭謂墮亦兼揆解章氏云鄭注禮以黍稷肺為墮祭不言菹醢為墮祭是不兼揆祭解也特牲疏云授下有祭無醢文義明白此疏又兩岐今案章說是也儀禮經文士虞作隋俗本又作墮記作綏特牲作授少牢有司皆作綏又特牲尸酢主人節佐食授授祭注云委亦當為授又云今文或皆改委作授張氏淳據此謂經文授蓋委字是經又有作委者鄭注有司徹云古文為揆注少牢云古文為胙是經又有作胙者不僅如

賈疏所舉五字已也章氏云特牲注委亦當為授當云授亦當為墮
亦者亦上經祝命授祭也今文或皆改委作授當云今文或皆改墮
作授皆者皆上經與此經也胡氏云古文墮有為所者以聲近而誤
古文又有作揆者此又因授字形近而誤授祭與揆臨本屬兩事吳
氏廷華以授祭為即搯祭誤矣又特牲佐食授授祭注出委字賈士
虞疏所舉五字獨不及委疑此經文本作佐食授授祭鄭云綏亦當
為授今文或皆改授作綏耳作委者又後人以綏字而誤并有傳寫
以授為授者敖繼公遂以授祭為授祭尤誤之誤者矣今案章氏胡
氏疑注委字之誤似亦是今合諸注觀之鄭意是以墮為正字以墮
釋墮以授字亦可通用其餘字皆鄭所不從說文授推也玉篇韻會
引皆作授摧也段氏云摧亦有墮下之義故鄭於特牲篇不破授為
墮至於下記不綏祭注云綏當為墮少牢上佐食以綏祭注云綏或
作授授讀為墮其綏祭如主人之禮注云綏亦當作授有司徹其綏
祭注云綏皆當作授授讀為藏其墮之墮是皆以綏與墮義別故易
字為授而義讀從墮章氏謂此注與特牲注墮與授讀同者義歸畫
一是也此篇今文亦作綏鄭從古文墮而於少牢有司二篇不從古
文所與揆者義已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
詳章氏胡氏說

如初尸嘗醴奠之

如初亦祝祝卒

疏

正義曰上祝命佐食墮祭即命

祭為墮祭此與特牲祝命授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同吳
氏章句云凡遠于尸者皆取而授之尊之也燕禮公祭膳宰贊授肺
此肺祭祭肺也下肺脊則舉肺也祭奠先執後祭尊之蔡氏德晉云
尸既祭奠乃讀祝而勸之饗主人因拜尸乃嘗醴以示饗之也奠之
復於故處也 注云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者前陰厭時祝祝
卒主人拜如初此經不言卒注以為亦祝祝卒乃拜如彼也拜為祝

祝故尸不答拜所祝之辭注無明文李氏云下記饗辭曰哀子某主為而哀薦之饗即此祝辭蓋本賈前疏說也江氏筠云鄭於下記饗辭注云勸強尸之辭也又特牲祝饗在尸執奠後與此祝祝在尸祭奠後者其節略同而鄭於彼注云其辭取於士虞記則賈以圭為云云當之者明為鄭義無疑今案江說是也

佐食舉肺脊授尸口受振祭齊之左手執之手

將有事也尸食之疏正義曰特牲云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齊之時亦奠肺脊於豆疏左執之與此同詳特牲禮特牲又云乃食食舉

少牢亦云食舉此經無食舉之文賈疏謂亦食舉非也方氏苞云虞之異於吉祭者不設胙俎不備庶羞尸不食舉佐食不舉魚腊亞飯

舉魚腊實于筐而不以授尸祝不侑主人不拜蓋以主人心絕志摧不得已而虞以安神尸乃子屬與主人同憂惟九飯為饋食之大節

不可減損賈疏又云特牲舉肺脊在邇敦後此舉肺脊在邇敦前者吉凶相變故也褚氏云肺脊不在三舉數中故在邇敦前注云右手將有事也者釋經左手執之之義有事謂祭劍嘗劍云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者此豆亦菹豆也詳特牲尸實舉于菹豆下祝

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邇近也疏正義曰錯置也餘詳特牲尸祭劍嘗劍

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疏正義曰注云右手也者謂以右手祭嘗劍遂以祭豕劍嘗羊劍也疏上注云右手將有事指此引少牢者

證此經祭嘗亦用柶也但此無羊疏正義曰士昏禮云大羹湑在饗此自門入劍惟一豕劍耳下記亦云劍有柶泰羹湑自門入設于劍南截四豆

設于左博異味也湑肉也疏正義曰士昏禮云大羹湑在饗此自門入汁也截切肉也疏蓋新自饗來欲其熱也方氏苞云飯以醬

湑故湑必溫是以無尸則無泰羹湑也上經云設一劍于豆南又云祝奠解于劍南則劍南有解而此云設于劍南者賈疏云解北預留

空處以待泰羹是也然則上奠解劔南時因泰羹潛未設故繼劔言之其實解在潛南也李氏云昏禮公食禮大羹皆設于薦右虞未忍異於生敖氏云設潛于右亦因食生之禮又以別於吉祭也今案尸東面以南為右此設于劔南者設于右也特牲設大羹潛于醢北則在薦左矣互詳彼下載四豆者四豆共一物故不言所上特牲庶羞四豆注云饔炙載醢少牢四豆兩載兩醢此庶羞惟用載者敖氏云變於吉設於左者東面以北為左少牢云設于薦豆之北此及特牲云設于左亦謂薦豆之北也薦豆謂菹醢正豆也庶羞為加豆詳少牢上佐食羞載兩瓦豆下注云博異味也者以設潛與載所以廣異味然喪祭雖設之亦不食若吉祭則食之矣少牢云尸又食食載特牲尸實舉于菹豆注云為將食庶羞是也云潛肉汁也者詳士昏禮云載切肉也者說文載大彎也彎切肉也曲禮左骹右載鄭注骹骨體也載切肉也骹在俎載在豆是也但彼經載在右者孔疏謂為卿大夫與客燕食之禮與此異也尸飯播餘于筐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禮正義曰少儀云小飯而亟之注云備噉時播餘於會古文播為半噉雖待食之法凡食皆然飯小則或取於敦者多而入於口者少故有餘飯○注云不反餘也者謂不可反之於敦故播于筐筐本以盛餘饌也云古者飯用手者曲禮共飯不澤手注云為汗手不絮也禮飯以手是也云吉時播餘於會者會敦蓋也此筐之設本以代胙俎唯喪祭乃有之吉時無筐故知播餘於會也由禮毋放飯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是亦謂著手餘飯不得反於本器中也孔疏謂當棄餘於筐無筐棄餘於會不知棄於會者正禮棄於筐者變禮儀禮特牲少牢不言播餘之法明播於會者其常喪祭播於筐非常禮故經特言之云古文播為半者胡氏承琪云案播與半一聲之轉播布也散也此言尸飯放其餘於筐播義為近故鄭從今文吳氏章句云一口為一飯故播其餘始飯如此九

飯可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濟之實于筐飯闕啗肉安食氣**疏**正義曰蔡

幹長脅也舉幹以授尸尸受祭濟而佐食受之以實于筐也吳氏章句云每三飯一舉不言獸幹喪禮略也注云飯闕啗肉安食氣者

特牲舉肺脊以授尸注云先食啗之所以道食通氣少牢食舉注云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以為道也彼皆未飯先啗故云先食啗之

此三飯舉幹注云飯闕啗肉明初未食舉可知敖氏云不食舉未忍同於吉是也安食氣義與彼同褚氏云注飯闕啗肉安食氣取其意

耳實不過濟之蓋亦謂喪祭與吉祭異也又三飯舉脔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筐受尸不

腊以喪**疏**正義曰舉脔亦佐食舉之也敖氏云初謂振祭濟之下放不備味此注云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者案特牲少牢舉魚

腊尸皆振祭濟之此佐食舉魚腊即云實于筐不云尸又三飯舉肩受濟之是不受魚腊與吉祭異故云以喪不備味也

祭如初後舉肩者**疏**正義曰注云後舉肩者貴要成也者案祭統云禮經釋例則以舉脊舉脔舉脔舉脔為四舉與鄭注舉先正脊之說

合詳少牢食舉下又此篇初舉即羞庶羞特牲少牢再舉始羞庶羞與此異俱詳彼下舉魚腊俎俎釋二个猶

遺也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个猶枚**疏**正義曰賈疏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云此經直舉

魚腊俎盛于筐俎釋三个不言盛牲體者案下記云羹飪升左肩臂膾肫脰脊脊七體此上經佐食初舉脊脊次舉幹又舉脔終舉肩總舉

四體唯有臂膾肫脰三者佐食即當俎釋三个不復盛牲體故直舉魚腊而已楊氏復云俎釋三个為祭畢陽厭設于西北隅今案為陽厭

每俎皆釋三个經但言舉魚腊俎不言舉牲俎者以牲俎除前舉四體外在俎止存三个故不復舉也盛氏世佐云此亦佐食舉之實于

籩以賈疏證之則舉魚腊俎下似脫實于籩三字注云釋猶遺也者案釋訓舍遺亦訓舍見呂覽注故注轉釋為遺謂舍之不舉也遺

又訓留謂留三个於俎以為陽厭之用特牲注云俎釋三个為改饌西北隅遺之是也云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此曲禮上文彼

注云歡謂飲食忠謂衣服與此不同鄭蓋取不盡不竭之義以明釋之為留餘也云个猶枚也者詳特牲云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者特

牲記云腊如牲骨此牲七體故知腊亦七體也方氏苞云牲腊並七體魚七个佐食前所舉牲體四則留俎者惟臂臑肫三故腊亦舉四

體魚舉四个而留俎者亦三个也舉者實于籩故留者曰釋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籩反黍如

初設九飯而已士禮也籩疏正義曰禮經釋例云佐食受肺脊云受猶吉祭之有肺俎者蓋亦尸自菹豆操以授之今案上文

佐食舉肺脊授尸注云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明卒食尸還取所奠之肺脊授佐食佐食受之以實于籩也詳特牲尸實舉于菹豆下

江氏筠云楊信齋教君善則云左手執以卒食而未嘗奠與注異褚氏寅亮云如其說則自祭錮以後只用右手而左手始終執肺脊不

動直至卒食始授佐食恐無此儀今案褚說是也互詳少牢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胙下反黍如初設者亦佐食反之特牲反黍稷

于其所注云佐食反之是也此黍之設本在俎南稷西上尸將食時佐食舉置席上今卒食復反故處故云如初設也注云九飯而已

士禮也者詳少牢尸始三飯下敖氏云尸九飯雖與吉祭同然其間無告飽拜侑之事亦喪質威儀少也云籩猶吉祭之有肺俎者案特

牲少牢吉祭凡尸所食皆加于胙俎卒食亦實肺脊于籩與胙俎同胙俎以籩代之凡尸所食皆實于籩卒食亦實肺脊于籩與胙俎同

故云猶吉祭之有肝俎也詳特牲佐食舉幹尸受振祭齊之佐食受
加于肝俎下禮經釋例云陳氏祥道曰士虞禮不以肝俎而以篚尚
質故也竊謂肝俎載心舌篚不載心舌肝俎設于俎北篚設于席上
肝俎主人親設篚則從者錯之其例亦小異是與肝俎同而不盡同
也

右饗尸尸九飯

主人洗廢爵酌酒酌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爵無足曰

廢爵酌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酌酢變疏正義曰自此至升堂復位言
吉也凡異者皆變吉古文酌作酌

事○禮經釋例云凡卒食酌尸皆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詳
特牲吳氏章句云此獻也曰酌者示饋食不主飲以安食氣而已方

氏菴云尸九飯畢而後主人進酒故義主於酌主婦賓長則主於進
酒故並曰獻褚氏寅亮云凡受者先拜雖祭禮亦然蔡氏德晉云主

人北面蓋於尸西北面答拜也注云爵無足曰廢爵者據下主婦

洗足爵足爵為有足者則此廢爵無足明矣以服重不敢用成器也
凡無足曰廢此爵無足謂之廢爵猶敦無足謂之廢敦也云酌安食

也者詳特牲禮主人洗角升酌酌尸下云主人北面以酌酢者下主
人獻祝注云獻祝因反西面位是酌尸時北面受尸酢亦北面也云

變吉也者謂吉祭主人酌尸受尸酢皆西面拜此北面拜故云變吉
也吉祭主人酌尸受酢皆西面詳特牲初獻主人拜送下云凡異者

皆變吉者謂此初獻節內凡有異於吉祭者皆為變吉也云古文酌
作酌者酌當為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

酌亦詳特牲儀禮正義三十一 五 中華書局聚

近北便尸取之也縮執疏正義曰以肝從從獻也禮經釋例云凡主

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疏人初獻從俎皆以肝主婦亞獻賓長三獻

從俎皆以燔主人主婦獻祝亦如之詳特牲敖氏云賓于俎縮右鹽

言肝鹽在俎之法爾非謂此時方實之也今案此羞俎也羞俎在內

西塾賓取以進俟尸受肝此俎仍反故處下云賓降反俎于西塾是

也注云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者此從字讀為縱橫之縱謂肝

在俎縱設之也肝炙詳特牲云喪祭進祗者據下記載猶進祗也少

牢吉祭進末此喪祭反吉故進祗祗本也謂以肝之本頭向尸也云

右鹽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者張氏爾岐云右鹽於俎近北據執俎

者而言左肝右鹽西面向尸則鹽在肝之北故云於俎近北尸右取

肝左揆鹽為便也云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者謂此俎縱執之

經言右鹽則肝在左矣是肝鹽並列也凡正俎橫執羞俎縮執少牢

疏

疏

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

取肝右手也加于俎從其性體也以喪不志於味**疏**正義曰

佐云西塾內西塾上也云反俎則屬者於是取之可知也張氏爾岐

云復位復西階前眾兄弟之南東面位注云取肝右手也者以尸

左手執爵則取肝為右手可知據此注似經本無右字經義未聞云

右字後人所加是也若有右字鄭不須注矣云加于俎從其性體也

以喪不志於味者李氏云特牲少牢尸臚肝加于菹豆豆近而俎遠

遠之者不志於味也敖氏云加于俎牲俎也張氏爾岐云加于俎盛

牲體之俎賓所反則肝俎也方氏苞云吉祭之肝加于菹豆將合搏

黍以煨主人也虞無煨故仍加于俎而反之禮經釋例云以特牲少

牢經文校之則士虞加于俎俎字恐是菹字之誤蓋加于菹即菹豆

也然經文不敢臆改存此以質知者今案鄭注以加于俎為牲俎敖

氏張氏從之方氏則以為仍加于羞肝之俎然據有司徹凡以羞俎降者皆是虛俎肝不應仍加其上至牲俎是正俎祭畢將以改饌似不可以食餘之物加之釋例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相

疑俎為道之誤殆以是歟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相爵喪祭於禮略相爵者疏正義曰注引特牲以證相爵之事明喪祭特牲曰送爵皇尸卒爵疏於禮略也敖氏云祝相爵者命主人拜送

爵也此雖不相爵而主人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猶先拜蓋其節宜然也

拜醋疏正義曰楊氏復云尸醋主人亦北面拜受坐祭卒爵及主人報疏獻祝之時乃反西面位敖氏云尸無降席之禮故祝為酌之

祭氏德晉云尸必醋主人者禮無不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疏正義

答也今案醋同酢酢報爾雅釋詁文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疏曰敖氏云孝子于是乃斂而卒爵者為尊者之賜也吳氏紱云神賜不可不飲且獻祝及佐食皆承廢爵用之不卒爵則無以獻也亞獻

足爵三獻筵祝南面疏祝接神尊也疏正義曰筵亦執事者設之敖氏

筵爵並同筵祝南面疏筵用萑席也疏云筵于北墉下尊之西也注云祝接神尊也者此解祝有席及先獻之故褚氏謂對佐食接尸而言是也云筵用萑席者李氏云萑如葦而細尸葦席祝萑席可也

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疏獻祝因反疏正義曰敖氏云祝與

於酌尸獻尸之後因而獻焉不洗者下尸也坐受爵者因尸禮也或曰室中地迫隘故祝受爵授爵皆坐而不與方氏苞云虞惟祝佐食

有獻何也哀痛方深不暇與賓兄弟為禮也禮經釋例云凡獻尸畢皆獻祝及佐食虞祭與吉祭同詳特牲注云獻祝因反西面位者

敖氏云祝既受爵主人乃反西面位而答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拜是也餘詳前主人洗廢爵酌酒酌尸下

薦奠爵興取肺坐祭濟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擣鹽振

祭濟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今文無 **疏** 正義曰敖

亦右手以菹揔醢祭于豆闕也先奠爵乃取肺以祭離肺用二手也

祭不言絕文省郝氏敬云肝從次賓從薦也張氏爾岐云薦設皆執

事者祝俎不升鼎詳見下記授主人者虛爵也王氏士讓云興取肺

變於尸尸則佐食絕而授之祝則自取而絕之也今案祝取肝加于

俎祝俎不改饌加之無嫌也 注云今文無擣鹽案特牲少牢主人

獻祝肝從祝皆取肝揔于鹽振祭濟之則此亦當有擣鹽二字故鄭

從古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

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 **疏** 正

曰獻佐食蔡氏德晉云于戶西北面獻之吳氏廷華章句云據下言

出則亦室中獻矣吳氏紱云佐食不設席薦俎設于階闕而不在室

又無從佐食卑也吉祭亦然今案郝氏敬云主人受爵出以虛爵出

室也方氏苞云出當作降蓋以篚在堂下故耳不知下言升堂則降

堂可知舉升可以該降也方說非 注云篚在庭者上經云設洗于

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是在庭也云不復入事已也者此釋經

升堂復位之義謂升堂而不入室以室事已也云亦因取杖乃東面

立者主人位本在西階上東面前入室時倚杖西序故知此時亦因

取杖乃東面立鄭知復位必取杖者

以虞祭杖不入室則在堂當杖也

右主人獻尸并獻祝及佐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爵有足輕者飾也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疏正義曰自此至于入于房言主婦亞獻之事○如主人儀謂如上主
人酌尸之儀也注云爵有足輕者飾也者案足亦所以為爵飾

輕者飾對服重者爵無足言也賈疏云主婦主人之婦為舅姑齊衰
是輕於主人或以主婦為死者之妻褚氏寅亮云祭祀之事夫死則

婦人不與即喪祭已然故內則曰舅沒則姑老今案褚說是也引昏
禮者據經云洗足爵于房中則房中有洗經不言設洗之處故引昏

禮為證也吳氏廷華章句云房中未聞有尊據
少牢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則酌室中之尊也 自反兩邊棗栗設于

會南棗在西尚棗**疏**正義曰李氏云自反反而取邊無贊之者也方
棗美**疏**氏苞云吉祭宗婦執兩邊尸外坐主婦受而設

之虞則自反不忍遽變朝夕進食於舅姑之常今案此兩邊及下獻
祝籩即上饌于堂上時亞豆東四籩也主婦既獻尸自反堂上取籩

入室設之故云自反敖氏疑反為取之誤非矣又上陰厭贊薦菹醢
注云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此自薦者李氏云獻已所有事非

執事是也注云尚棗棗美尸祭邊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
者棗在西是以棗為上也

燔卒爵如初酌獻祝邊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初主儀**疏**

正義曰敖氏云祭籩祭棗栗于豆閒也亦祝取而授之賓謂女賓燔
從蒙如初者如肝從之儀也皆皆獻祝以下四事也盛氏世佐云以

虛爵入于房著其異於初者也房中亦有篚盛此爵今案吉祭兄弟
長以燔從喪祭兄弟亦在哀戚中故以賓代也注云初主人儀者

上言如主人儀此言如初初亦指主人儀而言其實一也謂祭酒以
下皆如主人獻尸之儀也○又案吉祭亞獻三獻皆有酌此不言酌

亦喪祭禮殺也

右主婦亞獻

賓長洗纒爵三獻燔從如初儀

纒爵口足之閒有篆文彌飾

疏正義曰此一節言賓長三獻之事燔

從亦次賓從薦也張氏爾岐云當亦兼獻祝及佐食注云纒爵口足之閒有篆文通典篆下有文字當從之今本作又蓋文之訛依文義彌上不得加又也彌飾者案周禮屨人注云纒縫中紉也纒本以紉飾屨縫之名此名纒爵故知口足閒有篆文為飾也上主婦用足爵已有飾此加以篆文故云彌飾

右賓長三獻

婦人復位

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

疏正義曰自此至出門亦如之言祝告利成及尸出之之事

注云婦人復

堂上西面位者上經云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於堂故知此復位即復堂上西面位也云事已尸將出當哭踊者謂室事已尸將出故復位於堂以俟之方氏苞云吉祭婦人位在房中喪奠則位在堂上以尸柩在堂當要奠之升徹而踊也虞仍位於堂以要尸之入門入戶而踊也故尸入哭止則入于房三獻畢婦人復堂上之位以祝告利成主人哭則丈夫婦人皆哭尸出戶降堂出門皆踊如初也

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

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

疏正義

曰主人哭者祭畢神將去也

注云西面告告主人也者上主人獻畢升堂復位注以為東面此祝西面是嚮主人告之故云告主人也

云利猶養也者春秋繁露云云利者體之養也是利不訓養而其義與養略同故鄭以猶養釋之云成畢也言養禮畢也者案禮記聘義曰幾中而后禮成鄭注成禮畢也此利成亦是養禮畢故訓成爲畢云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者賈疏云若言養禮畢卽于尸中閒有嫌諷去之或本閒作閑音以養尸事畢而尸空閒嫌諷去之今案此疏後說是說文閒隙也閑闌也古空閒字多作閒後人讀作閑音或以閑代之特牲祝東面告利成賈疏云閒闌暇無事有遣尸出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是也餘詳特牲○李氏云虞三獻而已特牲禮凡六獻三獻之後致爵於主人主婦主人獻賓賓奠解其後賓舉以行旅酬賓兄弟弟子又各舉解於其長行無算爵乃告利成曾子問曰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不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弟舉亦非禮也以次差之虞不致爵練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雜記又曰自諸侯達於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酌也齊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則皆飲之可也蓋謂致爵以後受酢則然其受尸酢雖虞主人猶卒爵重神惠今案虞無致爵以下事故三獻畢卽告利成也李氏謂特牲凡六獻者蓋合加爵言之詳皆哭丈夫婦人於主疏正義曰案上特牲長兄弟洗觚爲加爵下皆哭丈夫婦人於主疏言主人哭此言皆哭明是主人以下凡丈祝入口謬起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夫婦人之在位者皆哭也起起矣不告尸者無遺尊者之

道也古文疏正義曰注云謬起也者爾雅釋言文詩楚茨曰皇尸載謬或爲休起起祭統尸謬君與卿四人餞君起大夫六人餞是謬與

起同義也云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遺尊者之道也

者言祝入而無事則尸自知起矣不待告也所以不告尸以無事者

恐告之而尸起有似遺然故云無遺尊者之道也叔氏云祭既畢矣尸必俟祝入乃起者禮之節當然也云古文謬或爲休者胡氏承

儀禮正義三十一 大中華書局聚

云讓之為休猶蹙之為湫縮之為匱聲本同部王石曜先生云讓之為休聲近而假借耳然則讓正字休假字故鄭不從古文或本也

從者奉篚哭如初初哭從尸**疏**正義曰從者即前一入衰經從尸入者也注云初哭

從尸者謂如初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道也如

入時哭從尸也**疏**正義曰注云前道也者言祝前尸為導尸也初者出如入降如升

三者之節悲哀同**疏**特性注云前猶導也方氏苞云以尸入戶祝從尸後故特著前尸以明其先導也凡導及詔相必於前周官寺人

職凡內人弔臨于外立于其前而詔相之今案方說是也前尸之儀詳下記云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者案上經尸入

門丈夫踊婦人踊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此出尸如入戶降堂如升堂出門如入門故云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也吳氏廷華章句云三言如明尸自出尸至門踊不絕也

右祝告利成尸出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凡在南扉用席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

幾歆饗所以為厭飫也凡在南變右文明東面**疏**正義曰自此至贊不南面漸也匪隱也於匪隱之處從其幽闇**疏**蓋牖戶言陽厭之

事○禮經釋例云凡尸既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詳特牲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下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者謂祝

送尸出門反而入室徹神前之饌改設于西北隅為陽厭也如其設也者謂改設西北隅之饌次第一如陰厭時設法也蔡氏德晉云特

牲佐食改設此祝改設亦變於吉也注云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為厭飫也者此與特牲注略同謂改設饌

所以求神冀其或饗於此也云凡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者上
經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東面而右几亦凡在南矣此不云右几
而云几在南是變右文也必變右文者以特牲改饌東面有司徹不
償尸之禮改饌南面恐言右几則其爲東面爲南面不明言几在南
則與特牲同東面可知故云明東面不南面也云漸也者以與特牲
吉祭同東面爲向吉之漸也云屏隱也者爾雅釋言文云於屏隱之
處從其幽闇者賈疏謂以席爲障使之隱張氏爾岐疑其與注有異
今案特牲云屏用筵有司徹不償尸之禮云屏用席鄭注皆云屏隱
也又詩抑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毛傳西北隅謂之屋漏鄭箋
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屏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據此則
鄭意以屏爲隱處非謂屏爲障也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屏
薪用爨之孔疏引熊氏云屏謂西北隅屏隱之處說文屏隱也段氏
玉裁注云案室西北隅曰屋漏屏者又西北隅隱蔽之處也其說似
皆本鄭義然則經云屏用席而注云於屏隱之處從其幽闇者謂於
屏隱之處用席以祭從乎鬼神尚幽闇之義耳張氏謂賈疏與注異
是矣或曰經多言布席設席此獨言用席用者以也明是以席爲障
蔽蓋西北隅當室之白得戶明最爲室中明處故於祭時必障
之以席使其幽闇亦求諸幽之義也此說與賈同今亦並存之祝薦

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徹薦席者執事者祝薦席則初自房來

疏正義曰上主人獻祝云筵祝南

面又云薦菹醢設俎主婦獻饗燔從是祝有薦有席有俎也今薦席
則執事者徹之以入于房俎則自執以出者降於尸與賓也特牲注
云尸俎賓俎有司歸之注知徹薦席是執事者以設與徹經未言其
入當使執事爲之也○注云祝薦席則初自房來者以其本自房來
故今仍徹入于房鄉飲記鄉射記皆云薦出自房公食記云贊盥牖
筵出自房方氏苞云以此知佐食雖與祝同獻而席不設也贊盥牖

戶鬼神尚居幽闇或諸疏正義曰注云鬼神尚居幽闇者案有司徹

遠入乎贊佐食者疏司宮闔牖戶注云閉牖與戶為鬼神或者

欲幽闇與此注義同云或諸遠入乎者郊特牲文孔疏諸語辭此引

右改設陽厭

主人降賓出宗人詔主人降疏正義曰自此至拜稽顙言禮畢送賓

記也於主人降時賓則出廟門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疏正義曰

門亦出殯宮門也注云門外未入位者敖氏云謂殯宮門外未入

時之位今案即上經主人及兄弟賓皆即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者

也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賓執事

也正義曰主人送拜稽顙者蔡氏德晉云雜記朋友虞祔而退此

今案稽顙喪拜未即吉也注云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者以此時

賓已出大門則主人亦出送於大門外可知方氏苞云再言賓出前

所出廟門也故主人出門則哭止而賓主人皆復未入時序列之位

俟宗人告事畢然後賓出大門而主人拜送於大門外也云賓執事

者皆去即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者即集釋作則古即則字通謂室

中改設之饌兄弟徹之吳氏廷華疑義云少牢下篇婦人徹室中之

饌則此亦婦人徹之可知注因曾子問取於兄弟語故為此說而不

知例在少牢也今案吳說是也○李氏云荀子曰凡筵饋薦告祝如

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
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謂喪祭也毋利舉爵謂佐
食不獻尸主人有尊謂納一尊于西北隅易服楊儵謂易祭服蓋謂
練祥之祭也當攷今案易服楊注謂易祭服反喪服考虞禮經文至
拜送賓而止卽記亦未及送賓以後儀節但虞祭主人服葬服則易
服當爲易葬服喪服小記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
皆免然則葬而卽虞者似當服之以終三虞無所謂易也閱傳云斬
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荀子所謂易服其指此乎
楊注謂爲易祭服固混李氏以爲練祥祭服亦無可徵且練祥與所
云喪祭亦未合也至毋利舉爵李氏謂佐食不獻尸是矣主人有尊
李氏謂納一尊于西北隅則非蓋吉祭設尊在室外至陽厭改設一
尊于室故特牲云納一尊有司徹不饋尸之禮云納一尊于室中納
者自外而內也此虞祭本設尊于室中無所謂納
不若楊注但云主人設尊酌以獻尸之爲愈也

右禮畢送賓

儀禮正義三十二

儀禮正義三十三

南菁書院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記

虞沐浴不櫛

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今文曰沐浴

疏正義曰

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也者雜記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禘練祥無沐浴家語孔子答子夏問云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是虞而沐浴為將祭潔清其體若櫛則近飾矣故不櫛也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者此虞祭不櫛係據主人言之下禘祭云

沐浴櫛是主人至禘亦櫛矣李氏云三年者至禘而櫛則期虞而櫛可云今文曰沐浴者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云敖氏曰鄭從古文原

無沐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盧氏文昭曰沐浴當倒為浴沐賈疏云期以下虞而浴沐櫛可證許氏宗彥曰今文曰

沐浴蓋無不櫛二字異於古文耳觀後經文沐浴櫛蚤揃注曰今文曰沐浴蚤揃對勘自明矣蓋後注言今文無櫛字此注言今文無不

櫛二字以後證前豪無可疑諸校者皆誤承其案許說是也惟後注亦係今文曰沐浴為句蚤揃屬下或為蚤揃六字為句許以今文曰

沐浴蚤揃連句微誤今案王尚書經義述聞云喪服四制三月而沐鄭注沐謂將虞祭時也則虞之沐浴明矣又唐石經及雜記喪服四

制正義通典禮四十七下沐浴櫛搔翦賈疏引此文皆作沐浴不櫛是唐人所見本皆有沐字而敖以為衍文謬此辨敖之誤也又校勘

記引單疏陳本要義俱作虞而沐浴櫛并不作浴沐則盧據誤本疏文以證經尤不足辨矣汪衡齋先生云古文作沐浴不櫛今文作沐

浴無不櫛二字所異在不櫛之有無不在沐浴之增減也陳牲于廟言尤簡切鄭以古文有不櫛二字義較備故不從今文也

門外北首西上寢右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吉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腊用於檀弓曰既反突主人與有司視虞牲

疏正義曰廟殯宮也吳氏廷華章句云陳牲于廟門外亦門右注云言牲腊在其中者以經云西上故知牲中兼有腊也云西上變

吉者案少牢東上此西上是變吉又特牲腊東首牲北首此云北首西上則牲與腊同北首可知亦變於吉也云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者

特牲用右胖故牲北首而東足寢左也此寢右以虞用左胖也云腊用於者於制詳特牲鄭蓋據彼言之褚氏寅亮云牲未殺故寢於地

腊乾物必置於於乃無不潔之嫌敖氏謂腊不用於非也引檀弓者證主人虞祭視牲之事日中而行事朝葬日中而虞

君子舉事必用辰正**疏**正義曰葬日虞朝有葬事故須日中虞也褚也再虞三虞皆質明氏寅亮云注云舉事必用辰正統指三虞言

日出日入日中皆為辰正而辰正之中又取質明今以當日有葬事不得用質明故用日中亦辰正也若再虞三虞祭日無事必用質明

矣敖氏云日中行事亦變於吉祭也三虞皆然盛氏世左以敖說近是謂虞必以日中者未卒突以前朝夕有突臨之事不欲其妨也今

案褚說申注義極明但記渾言日中未分別始虞再虞三虞故敖說亦並存之

右記沐浴陳牲及舉事之期

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為喪事略也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

也今文**疏**正義曰廟門西亦廟門外之西也注云主人視牲不視無廟殺凡為喪事略也者案上注引檀弓曰主人與有司視虞

牲是視牲也此殺於廟門西云主人不視是不視殺也特牲祭之前
一日夕賓主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又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
方南面視側殺則吉祭視牲又視殺矣此不視殺以喪略於儀也凡
者舉例之辭言虞之異吉為喪事略即此可見例也云豚解解前後
脛脊脊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者案豚解七體體解二十一體詳
特牲及少牢上利升羊下此云前後脛即前後足謂解前後四足及
一脊二脊為七體與士喪禮小斂陳鼎實云四鬻兩胎一脊同至熟
乃解為二十一體升於鼎也鄭必知熟乃體解者據下升左肩臂臠
臠則每脛已折為三故知是體解也云今文羹飪升左肩臂臠
無廟者鄭以古文有廟字較詳故不從今文也羹飪升左肩臂臠
駱脊脊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臠上肺祭一實于上鼎肉謂之羹飪熟

脊也喪祭略七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
祭肺三皆扞臠胫肉也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爻爻爻之爻聲

正義曰升者自鑊升於鼎左者謂肩臂以下皆用左也禮經釋例云
凡牲皆用右胖唯變禮反吉用左胖故虞用左詳鄉飲記肩臂臠為

前脛骨臠駱為後脛骨詳特牲記不言髀不升者於牲見之膚祭三
即尸未入前佐食取為神祭于苴者是也上鼎北一鼎也注云肉

謂之羹爾雅釋器文鈺熟也釋言文云脊脊正脊正脊也者脊前為
正中為脛後為橫脊前為代中為正後為短俱詳特牲記鄭必知為

正脊正脊者以禮雖略當用其正即特牲注不貶正脊不奪正也之
義云喪祭略七體耳者自肩至脊為七體喪祭略止升七體對特牲

加以橫脊短脊為九體少牢又加以脛脊代脊為十一體而言也此
七體與豚解七體異豚解之七體指全牲言此七體則指體解中左

胖之六及正脊一體為七也云離肺舉肺也者離肺謂之舉肺祭肺
謂之扞肺亦詳特牲記此經云肺祭即祭肺也李氏云離肺與脊同

舉者肺祭尸所祭蓋即隋祭時所祭也張氏爾岐云引少牢禮明此

舉肺祭肺之制亦然云臙脰肉也者說文脰項也左傳襄十八年兩

矢夾脰注云脰頸也是臙為項頸膚祭取諸此以近首貴也必取左

與肩臂等同也云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殳殳之殳聲者賈疏

云鄭疊古文從經今文又說古文解之者鄭欲兩從故也但字從肉

義可知而以殳與股不是形聲之類其理未審段氏玉裁云鄭意謂

股者髀也禮經多言髀不升則取諸左股為膚祭非也尋古文用字

之刻假股為臙正與假脾為髀假肫膊為臙假胙為臙假頭為脰皆

以異物同音相假借股與臙當是同音蓋從肉殳省聲如疫疫殺皆

從殳省聲之比殳與益同部此股非股肱字注當云此字從肉從殳

省聲非從殳殳之殳聲今本脫誤不完據賈疏云鄭以殳與股不是

形聲之類其理未審賈實錯解而可證有非字今本又奪非字則更

不可通矣今升魚鱠鮒九實于中鼎差減正義曰或用鱠或用鮒

案段說是也

並用也詳士喪禮陳三鼎于門外北上下中鼎次于上鼎謂在上鼎

下鼎之中也賈疏云案特牲魚十有五今為喪祭略而用九故云差

減之也今案士喪禮陳大斂奠云魚鱠鮒九則亦用九也

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腊亦七體

疏正義曰下鼎南一鼎也注云腊亦七體牲之類者上牲升左胖

自肩至脅七體此腊亦然故云牲之類也特牲記云腊如牲骨是

也皆設局鼎陳之嫌既陳乃設局鼎也今正義曰注云嫌既陳乃

文局作鉉古文鼎作密疏設局鼎也者賈疏云經

云陳三鼎後言設局鼎有嫌故記人辨之載猶進柢魚進髻猶猶士

皆先設後陳也今文古文云云詳士冠禮

言未可以吉也柢本也髻脊疏正義曰載謂自鼎載於俎也叔氏云

也今文柢為脰古文髻為脊喪奠於牲則進柢魚則進髻始者但

以未忍異于生之故而為之其後遂因之以別於吉祭故三虞之時雖祭而不奠猶未變於初也今案士喪小斂奠牲用豚云皆覆進抵注抵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大斂奠云魚進鬻進抵注鬻脊也進鬻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既夕遷柩朝祖云奠設如初還柩車設祖奠云奠如初則亦進抵進鬻可知故注云猶猶士喪既夕也若吉祭則牲及腊進下魚進腴詳少牢禮凡喪奠之所以進抵進鬻者以未忍異於生若即吉則異於生而有致死其親之意矣故注云言未可以吉也然則喪禮之必反吉者殆以此敖氏說深得制禮精意故特錄之餘詳公食禮盛氏世佐云抵猶腴也變祝陵云抵者對吉祭之下而言也鄉飲鄉射公食皆云進腴與此同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閒敦東不升於鼎賤也統於敦明神惠也祭以離肺下尸**疏**曰敖氏云髀亦左髀也脊脅其亦脰脊代脅歟尸三俎用豕魚腊祝之俎實惟用豕者亦變於吉也郝氏敬云脰頸肉即膾也吳氏疑義云上膚取諸左膾則此脰右脰也注云不升於鼎賤也者此祝之俎實自鑊而徑載於俎不復升於鼎與上尸俎升於鼎而後載于俎者異故云賤也云統於敦明神惠也者上經云饌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此記云陳于階閒敦東明此俎繼敦而東故注以為統於敦也然階閒是陳俎常處特牲亦云執事之俎陳于階閒而敦在西堂則統於敦之說不可通矣褚氏寅亮曰云敦東明不正在東西之中也注謂統於敦明神惠似可商蓋亦有疑於注說也

右記牲殺體數鼎俎陳設之法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匱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槃以盛棄

水為淺汚人也執疏正義曰記以經但云淳尸盥宗人授巾不言面巾不授巾卑也疏位故特明之詳特牲記注云槃以盛棄水為

淺汚人也者謂沃盥棄水注於地恐淺汚人故以槃盛之釋文淺音箭張氏爾岐云音義如濺是也詳上經匱水錯于槃中南流下云執

巾不授巾卑也者詳特牲記

右記沃尸面位

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當詔主人室事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案主

人在室則宗人立戶外詔禮者宜近其人也皆北面鄉之今案記以經但言主人在堂時宗人面位未及主人在室時面位故特明之尸

外室戶外也注云當詔主人室事者以主人入室宗人當升堂詔主人室中事也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

面室中尊不空立戶疏正義曰敖氏云負依南面明與宗人不相統也佐食室中無正位故立於此吳氏廷華云

佐食無事輒出經已屢言之此特詳其位也今案上經饗神時云佐食出立于戶西又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復位注云復位出立于戶

西此負依之位與戶西一也又特牲記云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此出戶負依南面與戶外南面亦一也但彼言當事

又言無事與此異者此言無事謂室中事暫已而尚有後事故出立於此以俟之與特牲言當事同至特牲所言無事則是未有事之先

及事已俱畢時也互詳特牲記注云室中尊不空立者此解佐食有事方入室無事即暫出不空立室中故出立於戶外也云戶牖之

闕謂之依者爾雅釋宮文戶牖之闕戶西牖東也詳觀禮天子設斧依下

右記宗人佐食面位

匏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苴有枳苦若茶也苴董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

苴古文苦為枯疏正義曰注今文或作苴作釋文作嚴本作苴今文或作苴

文或作苴者則今文正本作苦矣餘俱詳公食禮記云古文苦為枯者胡氏承琪云苦枯同聲假借云今豆實葵菹菹

以西羸醢邊棗烝栗擇棗烝栗擇則菹也棗烝栗擇則豆不駢籩

氏云經惟言菹醢此則見其所用之物是也云以西者係據上饌于西楹之東醢在西時言之若設于室則醢在北矣棗烝栗擇詳聘禮

夫人勞聘賓下注云棗烝栗擇則菹也棗烝栗擇則豆不駢籩有籩也者案刊謂切也士喪禮大斂奠云駢豆兩其實葵菹苴羸醢

兩籩無籩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俎案葵菹苴言苴不切也駢白也籩緣也葵菹苴栗不擇是喪奠羸略之意豆白而籩無緣是用素不飾

之意今籩實既用棗烝栗擇與喪奠之栗不擇者異則菹亦切之可知豆亦不白籩亦有緣可知故鄭云然也敖氏云記惟言棗烝栗擇

則是豆籩之類皆未變也此時尸用葦席素几主人酌以廢爵則其他可知矣褚氏寅亮云籩實既與吉祭同矣何妨用稍有飾之豆籩

右記匏芼與豆籩之實

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四一中華書局聚

疏正義曰注云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者案上經陰厭時主人倚杖入祝從是主人在祝前也今記者以尸入

祝當從尸故特記此以明祝在主人前嫌如初時主人在祝前也云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者此解陰厭時主人先入之意

也云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者此解尸入祝當在主人前之義也詔侑尸者即上經尸及階祝延尸是也敖氏云入謂入門也言祝從

尸者嫌其如迎尸之時猶先行也祝始出迎尸先行入門及尸入祝乃居後而從之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亦辟尸使先

行也入門如是則入尸亦從尸可知褚氏寅亮云記有二義一以明迎尸時祝在前而尸在後既入門則尸在前而祝在後也一以明陰

厭時主人尚若親存故先入室而祝從之至尸入室則祝以接神故先從入室而主人從之也敖說可參用盛氏世佐云案經云尸及階

祝延尸由後詔相之曰延則自入門已後祝即轉居尸後矣言此者明其與出時異也尸出之時祝前今案鄭以此記為對陰厭時言

敖以此記為對迎尸時言褚氏所謂記有二義也尸坐不說屨侍神盛氏以為對尸出祝前言則又一義也今並存之尸坐不說屨侍神

燕惰也今**疏**正義曰注云侍神不敢燕惰也者敖氏云禮有敬事則文說為稅**疏**不說屨而坐少儀曰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鄭注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孔疏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也跣說屨也今案彼注云主敬即此不敢燕惰之義今文說為稅

詳士尸謬祝前鄉尸前道也祝道尸必**疏**正義曰此以下記前尸之昏禮也祝前祝在尸前也鄉

面尸也注云前道也者詳上經祝前尸出尸下云祝道尸必還出先鄉之為之節者總解記內鄉尸之義也此鄉尸在出尸前也

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跋

踏之敬 **疏**正義曰還轉也與旋同張氏爾岐云祝之道尸必先以面鄉

後皆以尸階門為節與上經同但彼止言踊未及道尸之儀故記詳

言之此言還降階又鄉尸下復言降階者敖氏云上降階者祝也下

降階者尸也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面而行張氏爾岐云

上降階謂正降時此時祝以面鄉尸下降階謂既降時祝則轉身前

行方氏苞云再言降階而後言還者祝先降鄉尸立待尸之盡階而

後還也今案方說與敖同似勝張說此注解記不言及階而言過主

人之義也斯時主人在西階上過主人則及階矣不言及階而言過

主人兼以明主人見尸有踧踏之容也敖氏云祝出戶而西行當階

而南行乃過主人也吳氏疑義 **疏**降階還及門如出戶 及至也言還至

云此以過主人為鄉尸之節也 **疏**正義曰降階義詳 門明其闕無節

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也 **疏**正義曰降階義詳

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 **疏**上門廟門也經義

述聞云下降階二字衍文當以降階又鄉尸還六字連讀上文經尸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辨為功經義不淺矣此還及門下當云又鄉尸還出門而記以如出
 尸括之此省字之法所云如者謂如出尸之先鄉尸還出尸非謂如
 出尸之後又鄉尸故注以將出門言之若出門後則祝送尸而反矣
 無所謂鄉尸也上注云祝道尸必先鄉之為之節者方氏苞云鄉尸
 雖無辭若告尸以行與轉之節其說是也如出尸之先鄉尸若告以
 將出尸過主人之先鄉尸若告以過主人降階之先鄉尸若告以將
 降階至降階後又鄉尸者若恐尸之降階或有顛躓而又鄉之必待
 其降階乃還也及門又鄉尸若告以將出門此鄭所謂節也記云及
 門如出尸是謂及門時如出尸之先鄉尸明矣注云及至也言還
 至門明其闕無節也者謂自階至門中闕無鄉尸之節也云將出門
 如出尸時皆還鄉尸也者謂將出門如將出尸二者皆還尸也此注
 還字與記還字義異蓋祝在尸前其鄉尸時亦必先轉身以面鄉尸
 故云還鄉尸至記還字在鄉尸後則謂既鄉尸乃轉身前行義實不
 同或謂注言還鄉尸與記文背非矣云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者此
 總釋記中還字義避退即逡巡之意謂不敢徑遂直行也云凡前尸
 之禮儀在此者謂諸篇中言道尸之儀節莫備於此特牲尸諷祝前
 注云前尸之儀士虞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

疏

禮備矣即謂此也
 正義曰上經入門即位之初云祝入門左北面故此云復位復門左
 北面之位也詔降詔主人降也記以經但云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
 又云祝自執其俎出不見有復位之事又但云主人降不言宗人詔
 故特明之盛氏世佐云經主人之降在陽厭後云復位然後宗人詔
 降然後緩辭言此以別於吉祭也特牲禮尸諷祝前主人降○張氏
 惠言讀儀禮記云據此記似祝入未徹宗人即詔降與經不合蓋記
 言尸出祝反入即謂入徹也既徹執其俎出則未便出門之門左復
 位北面宗人乃詔主人降耳記於經所言皆略之故不言徹也下記

無尸云既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可尸服卒者之上服上

互明今案據張說則記當以祝反入為句也

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為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

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鄭注遺衣服大斂之餘是尸服卒者之服也注云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者案特

牲記云尸服玄端故鄭以此上服為玄端如特牲也江氏筠云案深衣為善衣之次則玄端得上稱褚氏云士有上中下三等則玄端服

有玄裳黃裳雜裳之異各視卒者之等以為服也云不以爵弁服為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者案爵弁服士服以助祭於君

雜記所謂士弁而祭於公是也至特牲自祭亦服玄端不服爵弁服故云非所以自配鬼神也會子問曰尸弁冕而出鄭注為君尸或弁

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孔疏云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然則士尸不得服助祭

之服也云士之妻則宵衣耳者以虞祭有女尸故并言之云宵衣者據特牲主婦祭服纁笄宵衣言也敖氏云卒者士也其上服則爵弁

服是亦異於吉祭者也吉祭之尸服玄端王氏士讓云士喪陳襲衣三稱爵弁服為上記明言卒者之上服則是爵弁服明矣蓋士之冠

昏服爵弁服人道於此始士之襲斂以爵弁服人道於此終尸象神也虞迎精而反象其上服所以安之也若歲祀常事則尸亦但服玄

端常服今案敖氏以反吉言似有理王氏之說甚辨故並存之又案盛氏世佐云士妻則像衣斂蓋亦有疑於宵衣之說也

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疏正義曰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自禫祭以前男女別尸吉祭云以某妃配則男女共尸鄭曰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凡體實不同祭於廟

同凡精氣合今案此鄭氏司几筵注也李引之以證喪祭之異尸義亦猶此儀禮訓解引何氏克思云吉祭有男尸無女尸陰統於陽也抑亦以有男尸則不便更立女几也虞卒哭祔練祥禫若女喪則男不可以為女尸故須別立或並喪則其虞祔等祭亦必有先後也餘詳特牲筮尸下注云異姓婦也者以記云必使異姓明是以孫列之婦為之不使女孫也敖氏云據夫家而言之故曰異姓吳氏章句云女孫雖親不得承祖母之重故用婦云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案鄭意蓋以尸不用庶與妾故又申之曰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庶孫之妾尤賤故特舉以言之賈疏謂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乃使庶孫妻似失鄭意又記必使異姓不使賤者二語緊相承接故注以為皆指女尸言盛氏世佐謂不使賤者兼男女尸言非矣

右記虞尸儀服與侍尸之儀為尸之人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疏正義曰此祭無尸之儀也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也者案會子問云尸必以孫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孔疏謂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今云無尸是無孫列可使者也曾子問又云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則祭殤無尸可知故云殤亦是也盛氏世佐云無尸者禮之窮也蓋尸不使賤又必取諸無父者若是則成人之喪而闕焉者蓋有矣非直為殤祭也郝氏因之為殤虞誤云禮謂衣服即位升降者謂衣服及面位升降之儀蔡氏德晉云薦饌謂神席前俎豆之類如初謂與有尸者同○方氏苞云世儒多謂古祭用尸不若後世無尸為安不知無尸則儀節不得不簡而羣義皆無由而見惟既葬日中而虞各致其哀而退尚若可行若時祭如此則與奠告無異於追養

為率慢而不足以萃祖考之精神於親既饗祭于苴祝祝卒記異者賓為涼薄而不足以盡十倫之義類矣

疏正義曰饗即上經祝饗是也祭于苴即上經佐食取黍稷祭于苴正義曰饗即上經祝饗是也祭于苴即上經佐食取黍稷祭于苴

疏三是也祝祝卒即上經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是也既者起下之辭注云記異者之節者蓋有尸者此後有迎尸及綏祭等事無尸則無迎尸以下事是饗神與有尸者同而饗神以後與有尸者異故

記特言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以明此不綏祭無黍羹湆載從獻不綏後乃言其異者故云記異者之節也

記終始也事尸之禮始於**疏**正義曰綏祭即上經尸入祝命佐食隨綏祭終於從獻綏當為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者是

今無尸則不綏祭也黍羹湆載即上經黍羹湆自門入設于銅南載四豆設于左是也楊氏復云黍羹湆載為尸加也從獻即上經主人

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尸賓長三獻尸皆以燔從是也今無尸則不用加亦不獻故無黍羹無載無從獻賈疏謂三事皆蒙無字解

之是也王氏士讓云既無尸不行獻禮則祝佐食亦無獻可知注云不綏言獻記終始也者謂記言不綏言獻是舉終始言之故即

申之曰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此鄭解記舉四事以明主人異於有尸者之義也云綏當為墮者詳上經祝命佐食隨祭下

哭出復位於祝**疏**正義曰注云於祝祝卒者謂主人於祝祝卒時即哭而出復位西階上東面位也案上經祝祝卒主人

拜如初哭出復位在迎尸隋祭以前今記於不綏祭無黍羹湆載從獻之後者蓋亦記異者之節以主人出而祝鬩牖戶其事相因故記

於此以起下祝鬩牖戶降復位于門西門西北**疏**正義曰方氏苞鬩牖戶之文也祝鬩牖戶降復位于門西門西北

復位而祝迎尸既無尸則事神之事畢矣於孝子徬徨周浹之心未能慊也故鬩牖戶冀神之憺安而久留於斯以致其思成之慮焉

注云門西北面位也者案上經卸位之初云祝入門左北面故知復位復門左北面位也此云門西者北面以西為左門西與門左一也

男女拾踊三拾更也正義曰敖氏云是時婦人亦在堂也不入於外宗也有尸則尸入門踊升堂踊入戶踊出及降亦如之無尸則總為拾踊今案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闕士三踊婦人皆居

闕鄭注婦人居闕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方氏蓋據彼注故以為兼朋友也注云拾更也者詳鄉射禮謂更迭而踊也云三

更踊者謂拾踊凡三次雜記孔疏云如食閒隱之如尸一食正義每踊輒三者三為九而謂為一也

疏云隱之者謂闔牖戶也九飯之祝升止哭聲三啓戶聲者噫歎也頃時節也敖氏云象神食之也

神也今文疏正義曰祝升由門西啓戶祝啓之也注云聲者噫歎啓為開也者詳既夕禮云將啓戶警覺神也者敖氏云謂欲令

神知其將啓戶也云今主人入親正義曰賈疏云主人親至神所文啓為開詳士昏禮

則不行三獻禮主婦與賓皆不入故於將徹時主人又入以致其敬今案主人入亦倚杖乃入也祝從啓牖鄉如初

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疏正義曰注云牖先闔後啓扇在內名也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也者以闔則先牖後戶啓則先戶

後牖明必入戶乃可啓牖是牖之扇在內也云鄉牖一名也者鄭意蓋謂牖亦名鄉一物二名非謂室北別有牖也然上闔牖戶不言鄉

則啓牖亦不得兼鄉言之云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者謂上經陰厭時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此亦如之然據此則如初二字當在祝

從下又不得在啓牖鄉下矣金氏榜云注鄉牖一名也案記云闔牖戶又云啓戶啓牖文實相應不得別出鄉名單言如初亦嫌無指實

也江氏筠云啓牖鄉鄉字注連上讀敖連下讀注云鄉牖一名也賈謂是北出牖室本北墉無牖經亦無于牖兼二名者故敖謂鄉猶面也祝在主人之左皆西鄉然記於前文未言面鄉則先不見有初何如之有今定此本是饗字特因磨滅其半而致誤耳又前文鄉尸字凡四見或字相涉而誤金氏榜又云士虞禮祭于首曰祝饗迎尸前曰祝祝墮祭曰祝祝皆有祝辭記載其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與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淩酒哀薦裕事適爾皇祖某甫饗載饗辭曰哀子某主爲而哀薦之饗咸未著其所用之節鄭君於特牲祝饗注云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主爲而哀薦之饗由是推之士虞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之辭卽迎尸前之祝祝是也記所謂饗辭卽墮祭之祝祝是也諸侯遷廟禮曰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辟如食閒擯者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饗言如食閒者庶幾神之饗是故又祝饗以勸強之是無尸者亦備祝辭饗辭禮也士虞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首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閒祝聲三啓戶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吾友江震蒼筠云鄉當爲饗案聘禮公于賓再饗注云今文饗作鄉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云古文饗或作鄉是饗鄉古通用字也虞禮祝饗在階祭時無尸者不墮猶祝饗與有尸同故曰饗如初前云禮及薦饌如初後云宗人詔降如初皆謂其與有尸同禮上云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此云饗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先祝後饗禮與諸侯遷廟相符唯祭于首祝饗其辭別無考見鄭君以哀子某哀顯相之辭當之因以下經祝祝卒者爲釋孝子祭辭此殆非也今案江氏以鄉如初之鄉爲饗字之誤金氏因據大戴諸侯遷廟禮無尸者亦祝辭饗辭俱有以上祝祝卒爲祝以此饗如初爲祝饗其說似確至謂祭于首祝饗其辭別無考見辨已

詳上經祝饗主人哭出復位堂上**疏**正義曰復堂上東面位卒徹祝佐食降復

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疏正義曰注云祝復門西北面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

佐食復西方位者上經入門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此佐食賓也故知復西方位云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者案有

尸者有陰厭有陽厭陽厭時贊鬻牖戶今無尸者正祭已宗人詔降鬻牖戶若又改饌西北隅重鬻牖戶懼其褻故不復設也

如初初贊鬻牖戶宗人詔主人降之**疏**正義曰注云初贊鬻牖戶宗人詔主人降之者上經贊鬻牖戶主人降記明之曰尸出祝

反復位然後宗人詔降是有尸者祭畢主人降宗人詔之也此祝佐食復位後亦宗人詔降與有尸者同故云如初也

右記虞祭無尸之儀

始虞用柔日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陰取其靜**疏**正義曰此以下記三虞卒哭祝

柔日乙丁己辛癸也柔日言用則固非葬日矣蔡氏德晉云葬以柔日即於葬日始虞而言用柔日者對下三虞卒哭用剛日也江氏筠

云此言用者乃對下用剛日立文教以其言用而謂非葬日誤矣今案蔡氏江氏之說是也張氏爾岐云古人葬日例用柔日今案葬之

日日中虞是始虞用柔日也注云欲安之柔日陰陰取其靜者此解葬及虞所以用柔日之義柔屬陰靜不動故安也曰哀子

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辭也祝祝之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

顯相不寧**疏**正義曰敖氏云哀子主人也哀顯相衆主人以下也方悲思不安**疏**氏苞云如稱亞獻之主婦則不得云顯稱三獻之賓長

則不得云哀蓋謂衆子及嗣孫也第副兄孫承祖皆天之顯道故云哀顯相吳氏章句云主人之外衆主人皆助主人祭者也故與主人並曰哀助祭不名略也悲思之至無時自安今案注云顯相助祭者也未言何人敖氏方氏吳氏之說近是夙興夜處不寧猶詩之言明發不寐耳敢用絜牲剛鬣敢冒昧之辭

疏正義曰賈疏云凡言敢者皆是

昧之辭云豕曰剛鬣者下曲禮文香合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

疏正義曰注云黍也者謂此香合爲黍也曲禮黍曰薺合梁曰薺其稷曰黍秋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香合也云大夫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者賈疏云特牲少牢黍

稷合言普淖此別號黍爲香合故知記誤也云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者賈疏云依設薦法先設菹醢次設俎後設黍稷今黍在嘉薦之上此亦記者之誤故鄭非之也

○方氏苞云尸所飯惟黍故獨舉香合籩豆之薦陸產水草之和具備正所謂嘉薦普淖也辭意本不待釋而明注誤以曲禮剛鬣香合等爲人君祝號而不知其爲上下之通稱由此曲生枝節王氏士讓云案首敘牲次敘盛節篇首所云特

豕饋食盛氏世佐云祭時黍稷俱有唯言黍者舉其尊也此祝辭但以物之輕重爲先後初不依設薦之次若依設薦之次則豕俎亦不當在薦上矣先言俎者賈疏云祭以牲爲主故也然則黍稷之馨香獨非祭之所重乎記固未可輕訾也今案此記牲物之號與少牢等

篇不同說者紛紛今仍依鄭釋之而嘉薦普淖嘉薦菹醢也普淖黍附載各家說於下俟後人考定焉

德能大和乃有黍

疏正義曰注云嘉薦菹醢也者薦兼籩豆言士冠

禮故以爲號云

疏禮注云嘉薦脯醢也是也此云菹醢者以正祭

時唯說菹醢二豆四簋則用以從獻故止云菹醢也云普淖黍稷也

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云者此鄭解普淖為

黍稷而又申言其義如是也少牢注亦略同彼注又引左傳絜粢豐

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以證德能大和乃有黍稷之義○

盛氏世佐云案上既言香合則普淖必非黍稷之謂以文考之蓋

謂釀也釀和羹也故以是名之歟今案方氏以嘉薦普淖為一物詳

上明齊淅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淅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淅

也皆非其次疏正義曰注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淅釀此酒也者

今文淅為酸案鄭以新水釋明齊而又云以新水淅釀此酒則是

以明齊淅酒為一物也云郊特牲曰明水淅齊貴新也者彼注云淅

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淅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據彼注則

明水與淅齊為二物賈疏申之云鄭引之直取新義是同故引為證

非謂為一物也云或曰當為明視謂免腊也今文曰明粢案稷也皆

非其次者賈疏云士祭有免腊是故或有人作如此說若以明齊當

為明視作免腊解者應在上與牲為次何因退在下今文又為稷解

者上已云普淖兼黍稷何用又見稷也故知二者皆非其次也胡氏

承琪云臧氏琳曰鄭以普淖為黍稷故從禮經古文以明齊為新水

作明粢者乃聲近之誤鄭所不從鄭司農注太祝齋號引士虞禮剛

鬻香合而不引明齊淅酒是先鄭亦不以明齊為明粢案臧說是也

周禮小宗伯辨六齋之名物注曰齋讀為粢說文齋黍稷器所以祀

者从皿齊聲齋又省作齊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君云故書齊為齋鄭

司農云齋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齊讀皆為粢故今文以明齊

為明粢曲禮孔疏據此以為當有稷曰明粢句駁王劭之非臧氏申

王駁孔其說甚辨是曲禮本無稷曰明粢足見今文以明齊為明粢

之誤矣孔氏廣森禮學后言云案周官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為粢禮

運案醜在堂案醜者醜齊也然則今文字雖為案義亦訓齊以案為
稷說今文者之誤由禮稷曰明案亦治今文儀禮者加之故隋秘書
監王劭立八疑十二證謂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案句又云惠氏周
禮古義曰太祝齋號注所引亦無是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蔡氏
獨斷載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案一
句今案孔氏申王劭之說甚確故並引之云今文波為醜者胡氏承
琪云說文波浸泆也从水麥聲鄭云波釀與浸沃義合說文酉部無
醜字聘禮醜黍清皆兩壺注云醜白酒也與此波酒為波釀無涉故
今文作醜亦鄭所不從也○敖氏云明齊蓋言醴也郊特牲曰縮酌
用茅明酌也又曰明水泂齊貴新也蓋用明水泂醴齊故曰明齊也
祝祝之時奠用醴而已不用酒也云波酒似衍文盛氏世佐云明齊
謂醴波酒謂酒記文甚明酒以醋尸尸即神象也祝祝之時言醴而
并及於酒不亦宜乎褚氏寅亮云注以明齊波酒為酒而無醴敖氏
謂有醴而無酒不可從下云普薦波酒專言酒不及醴斯可知無醴
矣經義述聞云案水不可謂之齊郊特牲云明水泂齊又云祭齊加
明水則明水與齊為二不得謂明水為明齊也敖繼公以明齊為醴
齊案下文之波酒舉酒以該醴也附祝辭但言波酒而不言醴與此
同明齊非謂醴也古無謂醴齊為明齊者波酒之波今文作醜鄭注
聘禮云醜白酒也下附祝辭單言波酒則波酒乃酒名不連明齊為
義亦不得云以新水波釀此酒也明齊二字疑當在香合之上寫者
錯亂在下耳繫牲剛鬣明齊香合相對為文據今文作明案則齊為
案盛之案明甚字通作齋春官大祝辨六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此
二繫牲剛鬣所謂牲號也明齊香合所謂齋號也剛鬣香合乃其專
號繫牲明齊則其總號也明猶繫也明齊繫案也桓六年左傳繫案
豐盛是也周官司烜氏共祭祀之明齋明燭鄭注曰欲得陰陽之絜
氣也明齋與明齊同小雅甫田篇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

曰器實曰盥在器曰盛箋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齊明即明齊倒文以為韻耳明齊兼有黍稷而但曰香合者舉

黍以該稷也盥實尊黍言其尊者耳特牲饋食禮佐食搏黍授祝注曰獨用黍者食之主是黍尊於稷也明齊香合已言黍矣不得又以

普淖為黍稷淖者濡且濁之稱廣雅淖溼也又曰淖濁也爾雅釋言釋文引字林曰淖濡甚也管子水地篇夫淖水弱以清呂氏春秋別

類篇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為蹇溼之則為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淮南原道篇甚淖而溷高誘注曰饘粥多瀋者謂之

淖是淖為濡且濁之稱也釋名曰羹汪也汁汪郎也是羹為濡且濁之物也淖又訓和和味者莫如羹商頌烈祖曰亦有和羹鄭司農注

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餹羹加鹽菜矣是餹羹乃和五味普淖之名非餹羹不足以當之也經曰設一餹于豆南豆則嘉薦餹則普淖

也故祝辭連言之餹羹已謂之普淖矣則祔祝辭之普薦非餹羹也黍稷謂之明齊今云普薦則亦非兩敦黍稷也房中之饌豆籩餹俎

設于豆東敦設于俎南尹祭為籩實嘉薦為豆實普淖為餹實則普薦為俎實歟特牲饋食禮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祔禮如

特牲饋食則所謂普薦者當謂牲與魚腊之俎也虞祝言絜牲剛鬣則不言普薦祔祝言普薦則不言牲明普薦中已兼有牲矣祭義曰

薦其薦俎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蒸宣十六年左傳作享有體薦正義曰注國語者皆云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蒸傳言體薦即房

蒸也是俎亦得謂之薦今案敖氏之說諸家辨之是矣至述聞以明齊為盥號以普淖為餹羹以祔祝辭之普薦為俎實說可並存故詳

錄哀薦禘事始虞謂之禘事者主欲其禘先祖云禘字見於禮經焉

唯此一事耳至於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

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王制天子牲

約禘禘嘗禘烝諸侯約禘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會子問禘祭于

祖大傳于禘及其高祖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

王後鄭注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又司尊彝凡四

時之闋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禘也在四時之闋故

曰闋祀則皆傳注之文於經蓋無徵也士虞記始虞謂之禘再虞謂

之虞三虞謂之成然則禘者蓋始虞之祭耳若禮緯云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則皆指王者之大祭而言而禮經無明文故後儒多聚訟矣

注云始虞謂之禘事者主欲其禘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者此

鄭解始虞稱禘之義也白虎通云禘者合也鄭注禮記亦云禘合也

此注云與先祖合者據下文適爾皇祖某甫言也云今文曰古事者

校勘記云集釋古作合周學健云禘之言合也作合字文義方協今

是也案周說適爾皇祖某甫爾女也女死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
曰注云爾女也者詳十冠禮云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者虞祭
主安告之以適皇祖正所以安之也敖氏云尸柩已去則神宜在廟
為神未欲遽離其室故於三虞皆告之以此義亦可通云皇君也者
詳特牲○案哀薦禘事適爾皇祖某甫十字後人多疑為禘辭之錯
簡似有理吳氏章句云此本虞祭當如下再虞之辭曰哀薦虞事安
有始祭不言虞反言禘至再祭始言虞事之理此應在以其班禘之
下蓋禘辭錯簡於此爾適爾皇祖某甫亦禘祖之辭重出於此經義
述聞云案下文卒哭祝辭曰哀子某來日某濟禘爾于爾皇祖某甫
是卒哭之祭始告以明日禘于皇祖不應始虞而已言之也且凡祭
之祝言薦某事者皆謂此日祭祀之事不應舍此日之虞而稱將來
之禘也始虞為虞之始而不稱虞事至再虞而後稱之始虞去禘祭
甚遠而預稱禘事再虞三虞卒哭去禘漸近矣而反不稱禘事而稱

虞事成事先王制禮豈有如是之顛倒者乎今案哀薦禘事禘當作

虞葬日虞為虞之始故曰哀薦虞事也始虞曰哀薦虞事下文再虞

三虞又曰哀薦虞事明始虞再虞三虞祝無異辭猶下文暮而小祥

古文曰薦此祥事又暮而大祥亦曰薦此祥事所以明其同也其薦

禘事之文則當在禘祭祝辭內錯亂在此耳皇祖當為皇考曲禮曰

祭父曰皇考然則虞祭當稱皇考矣蓋本作適爾皇考某甫因下禘

祝適爾皇祖某甫之文而誤也云適爾皇考者謂以此虞事適爾皇

考之寢而薦之猶特牲饋食禮云誦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也爾爾

皇考也今案述聞之說與吳氏小異互詳下 饗勸疆 疏正義曰詳特

祔辭適爾皇祖某甫以隋祔爾孫某甫下 饗勸疆 疏正義曰詳特

奠祝饗下敖氏云以祔祭之辭例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則己日

之當云尚饗蓋庶其饗此祭也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則己日

再虞其祝辭 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皆如初者謂用柔日與祝辭也 異者一言耳 吳氏章句云如初用柔日以下皆字包三虞言今案 經義述聞以下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上詳下云虞事者盛氏世佐 云虞安也若曰適爾皇祖則神乃安矣敖訓為度非 注云丁日葬 則己日再虞者賈疏云初虞再虞皆用柔日始虞用丁日隔戊日故 知再虞用己日蔡氏德晉云再虞後於始虞二日是也云其祝辭異 者一言耳者案有以一句為一言者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是也有以一字為一言者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是也上始虞云哀薦禘事此 云哀薦虞事不過一字之異故云異者一言耳也 三虞卒哭他用 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當祔於祖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 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 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 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

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

父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今文他為它 **疏**正義曰褚氏寅亮也卒哭也他皆用剛日也吳氏絳云三虞曰成事禮成於三也卒

哭亦曰成事因於三虞也吳氏廷華云卒哭曰成事亦哭寢之禮成也方氏苞云初曰祔事以當祔於祖告乃異日祔祭於祖廟之始詰

也再曰虞事魄體有歸得從先人於廟則靈魂可安也卒曰成事事日而祔禮終事備也今案亦如初謂祝辭與始虞亦同也 **注**云當

祔於祖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取陽動之意以將祔廟也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者以三虞卒哭皆用剛日故己日再虞則庚日

三虞壬日卒哭也云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者以易虞事為成事亦一言之異也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

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闕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者案鄭注喪服小記云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

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孔疏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用事故死而即葬不得待三月即此注所謂不及時而

葬也孔疏又云急虞謂亦葬竟急設虞雖急即虞而不即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奪於哀痛故不忍急而待哀殺也今案

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是士之常禮葬與虞卒哭皆在三月今急葬急虞不待三月而卒哭猶待三月故虞與卒哭為日既遠

其闕容有當祭之事以無定名故謂之為他也檀弓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彼注亦引他

用剛日釋之孔疏虞禮謂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言之也云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者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十二中華書局聚

案他祭在虞卒哭之闕文當在卒哭上今在卒哭下者以虞卒哭是
 正禮令其相次他祭非常禮故退在下此鄭解記先言卒哭而後言
 他之意也禮經釋例云賈疏云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為一事
 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鄭注云卒哭成事
 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
 也是二虞一祭卒哭一祭他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敖氏繼公曰他
 者變易之辭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云他也近吳氏廷
 華主其說張氏爾岐曰他字殆羨文並與注異又敖氏以三虞為即
 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今案雜記孔疏云先儒以此三虞卒
 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太牢其牢既別
 明卒哭與虞不同盛氏世佐猶欲存敖說非矣引檀弓者證辭稱成
 事之義云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者係據檀弓以吉祭易喪祭
 之文言之李氏云下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卒哭對虞為
 吉祭對禫後吉祭則猶為喪祭互詳前側亨于廟外門之右下云今
 文他為它者胡氏承琪云說文它虫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
 乎引申之為無他故之義經典又相承假負何之它為之俗又作他
 此經古文當本作侗今文作它鄭以經典通用從古文作侗故注檀
 弓引儀禮此文亦作侗也○經義述聞云萬氏充宗儀禮商曰詳玩
 記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包有三虞故於哀薦虞事下出二虞
 二字以足之三虞不與下卒哭連讀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故祝辭曰
 哀薦成事也謹案萬說近之矣而文義未安也始虞者第一虞再虞
 者第二虞也不得包有三虞三虞者第三虞也亦非統舉上文之辭
 士喪禮下篇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彼三虞乃總括前後虞祭之辭此
 三虞承始虞再虞言之則最後一虞且不得但曰三虞而不言其禮
 也今三復記文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上寫者錯亂在下耳再虞二
 虞是兩事故曰皆如初皆者統兩事而言之也若止再虞一事則但

云如初可矣何得言皆乎然則再虞皆如初當爲再虞三虞皆如初
明甚鄭不悟三虞爲錯亂在下之文而以三虞卒哭連讀於是用柔
日之三虞誤以爲用剛日矣雜記注曰卒哭成事祔言皆則卒哭成
事祔與虞異矣是鄭亦謂卒哭成事不與虞同然則三虞當與始虞
再虞同用柔日而稱虞事斷無與卒哭同用剛日而稱成事之理也
學者據雜記之注以正此注可矣又云案三虞二字誤置於卒哭他
用剛日之上故漢世說虞祭者皆以最後一虞爲用剛日而虞祭所
歷之日遂少一日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曰天子九虞十六日
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見曲禮正
義蓋謂始虞以下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則天子之第九虞在第十
八虞之明日而爲第十六日諸侯之第七虞在第六虞之明日而爲第十
二日大夫之第五虞在第四虞之明日而爲第八日士之第三虞在第十
二虞之明日而爲第四日矣其實虞祭始終皆用柔日天子九虞凡十
七日諸侯七虞凡十三日大夫五虞凡九日士三虞凡五日也如天
子九虞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乙日五虞丁日
六虞己日七虞辛日八虞癸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
虞至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以下準此推之又云卒哭他用剛日敖繼
公曰他者變易之詞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云他也謹
案鄭謂他爲不及時而葬者之祭在虞卒哭之閒其說誠不安矣敖
以他爲變易之詞若然則經文但云卒哭用剛日已別於虞之用柔
日何必枝蔓其辭而云他乎案上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注曰
丁日葬則己日再虞是始虞與再虞閒一日矣以是例之則三虞與
再虞亦當閒一日己日再虞則辛日三虞可知其三虞之明日爲壬
日卽是剛日似可卒哭矣然士喪禮下篇曰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
祔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
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士喪

禮及檀弓皆言祔在卒哭之明日而不言卒哭在三虞之明日是卒
 哭之日與三虞之日不相接也蓋三虞之明日雖為剛日而不以之
 卒哭必用明日以後之剛日乃為卒哭之日故不直曰用剛日而曰
 他用剛日明所用者他日非明日也如用三虞之明日則當依明日
 以其班祔之例而云三虞明日卒哭文義始明不用三虞之明日則
 當遠言之若但云用剛日則明日正是剛日無以見所用者之非明
 日也此經文之所以云他也他用剛日蓋三虞以後之第二剛日也
 如辛日三虞則甲日卒哭以其差遠於明日之壬日則謂之他矣或
 曰三虞以後剛日尚多何以知其必為第二剛日也曰日無常則當
 卜筮今卒哭不聞諛日是有常日矣三虞以後避去明日不用則所
 用者非第二剛日而何曰始虞再虞三虞皆闕一日而三虞與卒哭
 乃闕二日何也曰孝子思親朝夕悲哀不忍卒哭之速故闕二日而
 後卒哭也且始虞再虞三虞皆虞也故皆闕一日卒哭成事則變而
 之吉祭矣故闕二日以別之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
 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檀弓正義曰大
 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是大
 夫以上三虞與卒哭相隔且以月計士卑禮殺故相隔以二日也說
 此者必尋討士喪禮檀弓之文而知卒哭之日非三虞之明日而後
 經文他字之義較然明耳今案述聞以三虞二字當在再虞下三虞
 亦用柔日以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作一事解又解他
 字為他日之義皆與注異檀弓卒哭曰成事鄭注既虞之後卒哭而
 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孔疏虞祭之時以其
 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
 事祭以吉為成故也又曾子問云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雜記
 亦云卒哭成事據此則成事之辭唯用於卒哭而不用於虞祭明矣
 吳氏章句云卒哭他用剛日謂惟卒哭用剛日蓋卒哭之明日即祔

祔祭重於卒哭當用柔日故卒哭不得不用剛日也是亦以三虞爲用柔日矣江氏筠云敖氏謂不用柔日而別用剛日故曰他筠謂改柔爲剛不必言他蓋不用相連接之剛日而用其後者故言他用猶他日之義云爾諸說皆與述聞合故並錄焉又案述聞以虞祭始終皆用柔日謂天子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七虞凡十三日大夫五虞凡九日士三虞凡五日據禮記四曲禮下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原有九虞者以柔日之句則十六日十二日八日四日乃計日之偶誤附識於此

右記三虞卒哭用日不同及祝辭之異者

獻畢未徹乃餞

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泂飲餞于禰尸日將始祔於皇祖是以餞送之古文餞

爲 **疏** 正義曰此以下記餞尸之事與無尸者送神之禮也○徹謂祭畢徹薦俎之屬云未徹乃餞者明餞尸之禮卽於卒哭之日相接爲之也 注云卒哭之祭既三獻也者以上云卒哭亦如初是卒

哭與虞祭同三獻卒哭在虞祭後故知此云獻畢謂卒哭祭三獻之禮畢也云餞送行者之酒者文選注引韓詩章句云送行飲酒曰餞

詩崧高箋云餞送行者之酒也引詩出宿于泂飲餞于禰者泂風泉水

篇文毛傳云祖而舍較飲酒于其側曰餞案彼是生人餞行此祭祀

餞尸禮異而名餞之義同故引爲證也云尸日將始祔於皇祖是以

卒哭後已逮日晏言也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此餞亦在寢爲神將

移於廟故餞送之張氏爾岐云卒哭祭之明日將祔于廟故卒哭祭畢餞之於寢門之外是也云古文餞爲踐者胡氏承奕云案司尊彝

朝踐注云故書踐作餞是古二字互相假借鄭以此爲餞送故不從古文作踐 尊兩甌于廟門外之右少南

水尊在酒西勺北枋也少南將有事於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凶也言水者喪質無罪不久陳古文無為庶也

疏正義曰廟門寢門也寢門而曰廟門者詳卷首側亨于廟門外之右下吳氏章句云祖廟在東而錢於寢門之西尊尸東鄉也水尊

在酒西西上也與吉禮同注云少南將有事於北者以下行禮在尊北也云有玄酒即吉也者案水尊玄酒之尊也虞祭兩甌一禮一

酒此無禮而有玄酒與吉祭同故云即吉也云此在西尚凶也者吉祭尊於戶東此在門外不於門東而於門西仍變於吉故云尚凶也

李氏云凶禮反吉洗篚亨饗皆在西方是也云言水者喪質者凡吉禮謂水為玄酒此言水是質言之也云無罪不久陳者以錢尸僅有

三獻無酬酢及陰厭陽厭之事是不久陳也云古文甌為庶也者詳士冠禮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

西在門之左又少南**疏**正義曰篚在西在洗之西也注云在門之左又少南者以記云洗在尊東南故知又少南於尊也敖氏

云洗取節於尊是猶未離於廟門外之西方也吳氏章句云洗與尊並在門西注謂在門之左若然則當言門不必言尊矣盛氏世佐云

是三者亦皆在廟門外之右但與尊為少東耳注說非褚氏寅亮云水東而篚西略仿堂下直東榮之處矣故注云在門之左未必在西

方今案楊圖水洗篚皆不遠於尊張氏惠言饌邊豆脯四脰酒宜脯圖則皆在門外之東矣疑故諸說並存焉

也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虞祭兩豆菹醢錢則一豆一籩是其異也脯籩實也不言豆實亦醢可知吳氏疑義云醢亦用脯士

冠禮已然注說非也今案注云酒宜脯也者據鄉飲鄉射皆用脯言之彼五脰此四脰李氏以為大夫士之異敖氏以為變於吉似敖說

是也云古文脰為挺者各本作挺毛本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作挺胡氏承琪云毛本不誤詳鄉射記

在西塾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鳥翅矣折以為俎實優疏正義

西塾兼籩豆折俎言也注云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鳥翅矣

者周禮膳人掌乾肉鄭注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鳥翅

矣彼疏云若今涼州鳥翅者解肉乾之狀也云折以為俎實者謂折

乾肉以為俎實詳士冠禮云優尸也者以餞主於飲故無牲今有乾

肉折俎是優之也云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者尹正爾雅釋言文

此解乾肉稱尹之義云縮從也古文縮為蹙者詳鄉飲記李氏云從

置半尹於上以為祭敖氏云二尹云縮則祭半尹橫矣是李讀縮字

屬下為句敖讀屬上為句今案據鄉飲記云薦脯五脰橫祭于其上

鄉射記云薦脯用籩五臟祭半臟橫于上橫皆指祭言之則此縮亦

指祭言明矣蓋二尹者正體二方無所謂橫縱也縮祭半尹者又截

正體之半以備授祭而縮置於其尸出執几從席從祝入亦告利成

上也若如敖讀則記文為不辭矣

几席素几葦席也疏正義曰從謂從尸出也盛氏世佐云尸出自室

以几席從執事也疏出也几席即前設於奧者分言之見其執者二

人几先席後也吳氏章句云几從席從不言篚從可知今案下餞畢

尸謾從者執篚哭從之明此時亦有篚從也注云祝入亦告利成

入前尸尸乃出者上入字是衍文謂卒哭之祭祝亦告利成入室前

尸尸乃出室也云几席素几葦席也者上虞祭用素几葦席卒哭與

虞同此即用卒哭祭之几席故知是素几葦席也云以尸出門右南

几席從執事也者謂執几執席以從者皆賓執事者也

面俟設疏正義曰此尸出寢門也注云俟設席也者據下尸即席

席也疏坐當東面此時席尚未設故暫立於門右南面以俟之也

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士喪禮賓繼兄

第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

儀禮正義三十三 圭一中華書局聚

北面東上西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凡在南在席之南也今案凡在方東面北上疏南是右几也亦錯篚於尸左可知此賓出及下主人

婦人出皆出寢門也上虞祭賓執事者皆先卽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乃入門卒哭與虞祭同故知此賓出復位卽復其初時門外之位

引士喪禮者證賓門外主人出卽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卽位于主將入臨之位如此也

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重錢尸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位少南者為婦人當位於其北也衆主人

以下亦在主人之南如臨位云哭不止見其哭而出也方氏苞云卽位後皆哭無停聲以俟尸之卽席親將離其室故哀更深今案婦人

位亦當南上統於主人皆西面鄉尸也李氏云喪之常婦人無外位今出寢門之外故注以為重錢尸也或曰主婦須亞獻故出是亦重

錢之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義

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胸在南胸脯及乾肉之屈也正義曰敖氏

人不哭為將行禮也然則亞獻三獻之時主婦賓長亦不哭特於此見之也吳氏章句云拜受東面拜送北面方氏苞云尸卽席主人將

有事故以敬折哀既拜送則獻事畢哀心不能自抑矣曰哭復位者號泣而行別於卽位而後哭也又云錢則喪祭既終而吉祭以始故

用吉祭之辭而曰拜送今案錢尸初獻用廢爵亞獻用足爵三獻用纒爵與虞禮同注云胸脯及乾肉之屈也者據記云設俎于薦東

胸在南則胸專指乾肉言矣注兼言脯者案曲禮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彼注云屈中曰胸則脯及乾肉之屈者均謂之胸也廖氏云申

者為脰屈者為胸云屈者在南變於吉者賈疏云曲禮左胸右末則吉時屈者在左今尸東面而云胸在南是凶禮屈者在右末頭在左

故云變尸左執爵取脯搗醢祭之佐食授噲授乾肉 **疏**正義曰注云

也李氏云既祭噲之故謂祭為噲尸受振祭噲反之祭酒卒爵奠于

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 **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南方薦之南也

舉于右此不舉而奠于右亦變吉也吳氏紱云禮祭祀賓客無以虛

爵奠者以虛爵奠惟此注云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者以

上取於俎以授尸祭者是佐食故知然也云尸奠爵禮有終者謂卒

爵不拜不酢而奠之示禮有終方氏苞云吉祭卒爵獻者拜尸答拜

象祖考康樂嘉孝子之追養也虞以安神故承用其儀若錢則獻主

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

賓長洗纒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謬從者奉篚

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

由廟門外無事尸之 **疏**正義曰敖氏云如主人儀謂自薦脯醢至反

禮也古文謬作休 **疏**之之外皆如之也從從獻者如燔之類盛

氏世佐云案錢尸之禮主人既不以肝從獻則主婦之不以燔從可

知其繼爵而進亦得云從并此而無之禮尤殺也今案盛說是在也方

氏苞云初獻尸卒爵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亞獻主婦及婦人

踊如初則主人及兄弟亦如之三獻則凡在列者皆踊哭之久踊之

多幾與殯前啓後等哀親之體魄既藏而靈魂亦將離其室也今案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儀禮正義 三十三

取俎謂取俎中之乾肉以實于篚也注云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者上虞祭尸謬亦哭此哭而從者以錢之禮宜送也云哭者皆從

則男女皆從尸矣上即位西面婦人在主人之北是男在左女在右今轉而南行亦男由左女由右為便與王制言道路之禮男子由右

婦人由左異也云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者以記云及大門內是不出大門也賈疏云在廟以廟門為限在

寢門外以大門為限正祭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錢在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從尸不出大門也云古文謬作休者詳前

尸出門哭者止以錢於外大門猶廟門者亦以大門外無

事尸之禮故尸出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賓拜於大門外疏正義曰此賓出

在大門外也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送拜之於疏正義曰

賓也者上主人拜送男賓明此主婦所拜是女賓也云不言出不言

言出不言送故以為拜於闈門之內春秋傳所謂婦人送迎不出門

是也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者賈疏云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

左右掖故舉以為況也蔡氏德晉云主婦拜女賓蓋在大門之內今

案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說文闈宮中

之門也周禮保氏鄭注闈宮中之巷門據此則闈門在宮中當在寢

門之內此錢尸在寢門外不應復入寢門而拜之於此故蔡疑為在

大門內也然釋鄭注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則似寢門外别有東西

二門左傳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徒攻闈與大門似闈亦可通於外非

僅宮中相通之

小門謂之闈也

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

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今文

說為疏正義曰敖氏云喪服之始經帶先加故於將變之始亦先說稅之今案經帶要經也闕傳曰男子重首婦人重帶下云婦人

說首經則此為要經明矣于廟門外明錢畢即說也注云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者闕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

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案去麻服葛即指經帶言之是鄭說所本也又喪服注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

虞士卒哭而受服則大夫以上與士異也云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者案卒哭而餞錢畢即說經帶變麻服葛是卒哭之夕日即服葛也

所以然者明日祔祔前日之夕有為期之禮李氏云夕當為祔期故前為期而受服是也云今文說為稅者詳士昏禮入徹主人

不與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疏正義曰注云入徹者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古文與為豫兄弟大功以下者以

記云主人不與明兄弟大功以下為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故鄭據言之云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

其中者謂丈夫婦人亦在不徹之中也李氏云不徹者齊斬之服不執事也吉祭則君婦廢徹方氏苞云文立於丈夫脫經帶之後婦人

脫首經之前以見婦人不與徹也錢設於大門之外非婦人所婦人宜有事褚氏寅亮云齊斬既不與饋則亦不與徹可知注是也婦人

說首經不說帶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至祔葛帶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婦人重要經男子

以卸位檀弓曰婦人不葛帶疏重首經易服先輕者故卒哭男子以葛易帶婦人以葛易首經男不脫首經婦不脫要帶至小祥男子乃

去首經而帶如故婦人乃去帶而首經如故所謂除服先除重也注云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者謂齊斬婦人帶有除無變始終皆麻也云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者如喪服小記婦人齊

衰惡笄以終喪及箭笄終喪三年有除無變皆是少變服之事男子服重上婦人服重下而帶為下體之上故重之云大功小功者葛帶

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卽位者謂大功以下變麻服葛矣但此卒哭之夕仍服麻者變者文不變者質是

時主婦不說故大功以下亦不說言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明日祔則易葛帶以卽位矣引檀弓者證不說帶之義也案檀弓

婦人不葛帶鄭注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經而已少儀葛經而麻帶鄭注謂既虞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

喪之帶有除而無變又聞傳注婦人葛經不葛帶孔疏云士虞禮婦人不說帶注云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其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也故

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是男女共焉卽知大功婦人亦變葛也此節賈疏云案大功章云布衰裳

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又小功章云布衰裳澡麻帶經卽葛五月者二者章內皆男女並陳明大功小功婦人皆

葛帶可知是皆據此注申之也叔氏則以不說帶兼五服言云婦人重帶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

喪而除之其緦麻者此時亦不說既退則除之歟今案喪服大功小功二章無婦人葛帶之文所謂卽葛者或卽指首經言之據少儀云

葛經而麻帶檀弓云婦人不葛帶並未分別無尸則不錢猶出几席齊斬與功服之異則叔氏說似亦可並存耳

設如初拾踊三人亦從几席而出古文席為筵正義曰無尸義詳前前郝氏敬云拾踊

三丈夫婦人賓客更迭踊三者三也盛氏世佐云不錢則不獻設如初者謂席設於廟門外之西東面凡在南注云以錢尸者本為送

神也者謂錢本為送神故雖無尸可錢而設几席送神不異也云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者鄭意蓋以猶出几席為句以記未言丈夫

婦人故補言之方氏苞云上記尸出門右几席既設賓出復位主人
出卽位於門東婦人出卽位於主人之北故此記明雖不錢而主人
主婦及賓猶出也猶出斷句几席設如初斷句又云曰拾踊三則賓
亦出可知矣虞祔而退之賓義比於兄弟故與衆主人同踊今案方
說是也 哭止告事畢賓出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案告者亦宗人也言
節也吳氏章句云此言告則上錢者可知

右記卒哭祭畢餞尸與無尸可餞者送神之禮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

謂士也雜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闕其義或殊

疏正義曰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亦見王制但彼文大夫士同此注云謂士也者據記云遂卒哭者

謂三月而葬遂於葬月卒哭也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是此記指士言也若大夫以上卒哭與葬異月矣故又引雜記以明之

記不言三虞者三虞在卒哭前舉卒哭可以該之也 注云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闕其義或殊者以記者不一人故言有更端也方氏

苞云前記至告事畢賓出而止後記別一人所爲故始於死三日而殯終於祥禫吉祭凡禮事禮辭爲前記所未備者則以所聞補之是也

將旦而祔則薦

薦謂卒哭之祭 **疏**正義曰旦明日之日以將旦而祔故於前夕薦此薦爲祔設也吳氏章句云薦

與錢同謂錢於卒哭之夕方氏苞云薦卽錢也以音同而訛今案吳氏方氏以薦爲錢是也但字本作薦不必改字上錢尸之禮薦脯醢

設折俎而無牲故但以薦言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薦略於祭且無尸者不錢亦設几席以送神故此記變言薦

以包無尸不錢之禮必以薦為錢之訛則非矣注云薦謂卒哭之

祭者以卒哭獻畢未徹乃錢則錢尸之禮即於卒哭之末行之故亦

以為卒哭之祭也敖氏則謂既錢而復薦於寢告以祔期是既錢送

於門外而復薦於寢中顛倒甚矣且同日之閒既卒哭而錢尸又薦

告不亦黷乎方氏卒辭曰哀子某來曰某濟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

褚氏駁之是也卒辭卒哭之祝辭濟升也尚庶幾也**疏**正義曰哀子某某名也來

饗不稱饌明主為告祔也今文濟為齊**疏**日某某甲子也黃氏幹云

卒哭是以吉祭易喪祭合稱孝子今尚稱哀者豈孝子不忍忘其哀

至祔而神之乃稱孝歟注云卒辭卒哭之祝辭者以薦在卒哭祭

未徹之時故亦以卒哭言之其實卒哭自有辭上記云卒哭他用剛

日亦如初日哀薦成事是也不得又以此為卒哭祝辭敖氏云卒謂

已薦也已薦則祝告以此辭盛氏世佐云卒辭卒祝之辭也金氏榜

云此著其與虞辭所易者故曰卒辭特牲卒曰筮子為某尸注云卒

日者著其辭所易也與此同義今案卒字略逗敖說得之卒辭者謂

注云薦謂卒哭之

祭者以卒哭獻畢未徹乃錢則錢尸之禮即於卒哭之末行之故亦

以為卒哭之祭也

於門外而復薦於寢中顛倒甚矣且同日之閒既卒哭而錢尸又薦

告不亦黷乎方氏

卒辭曰哀子某來曰某濟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

褚氏駁之是也

卒辭卒哭之祝辭濟升也尚庶幾也

日某某甲子也黃氏幹云

卒哭是以吉祭易喪祭合稱孝子

至祔而神之乃稱孝歟

未徹之時故亦以卒哭言之其實卒哭自有辭上

記云卒哭他用剛

日亦如初日哀薦成事是也不得又以此為卒哭祝辭

注云卒謂

敖氏云卒謂

金氏榜

注云卒

日者著其辭所易也與此同義

今案卒字略逗

敖說得之卒辭者謂

日者著其辭所易也與此同義

今案卒字略逗

敖說得之卒辭者謂

日者著其辭所易也與此同義

今案卒字略逗

敖說得之卒辭者謂

日者著其辭所易也與此同義

者言之賈疏云此女子謂未嫁而死或出而歸或婦曰孫婦于皇祖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家既葬附於祖母也

姑某氏 不言爾曰孫婦婦差疏也今文無某氏 **疏** 正義曰此亦著其所易之辭謂附婦也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附則舅主之又云婦附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附於親者注云不言爾曰孫婦婦差疏也者凡祝辭稱爾為親辭婦差疏故不言爾也褚氏寅亮云記文孫婦二字即以代男子之爾字蓋對所附者而言故曰孫婦也云今文無某氏者案祖姑或非一人必須言某氏以別之上附女子其他辭云皇祖妣某氏此亦當有某氏二字今文無之故鄭不從也

一也 來曰某濟 **疏** 正義曰附女子附婦所易之辭已見於上其他辭附尚饗 **疏** 則與附男子同故注以來曰某濟附尚饗言也江氏筠云注謂來曰濟附尚饗案此似不須言且尚有哀子某三字則辭亦未能一竊謂句當於他字略斷其他者以男言之如附諸父及昆弟之類以女言之則或有歸宗姑姊妹及妾附於妾祖姑之類其辭總皆以皇祖皇祖妣皇祖姑為稱是之謂一蓋即下以其班三字之疏義耳今案江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辭勸強尸之說亦可通存之

曰吉圭為饗凡吉 **疏** 正義曰此記饗尸之辭也上經虞祭尸入九飯祭饗尸曰孝子 **疏** 節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即入九飯節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下亦引此辭以為祝饗之辭也鄭上注解饗為勸強之故以饗辭為勸強尸之辭也云勸強尸則鄭意不以此辭為饗神之辭明矣注云圭絜也詩曰

吉圭為饗者敖氏云大戴禮云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注豈據此而訓圭為潔歟今案圭本有絜義敖說非也絜與潔通孟子必有儀禮正義 三十三

九一中華書局聚

圭田趙注訓圭為絜廣雅釋詁圭潔也引詩者小雅天保篇吉蠲為
鑄韓詩作圭戴氏震云鄭注周禮秋官蜡氏除不蠲云蠲讀如吉圭
惟韓之圭箋詩吉蠲為蠶云蠲潔也至此注引詩則為與惟圭與蠲
互異陸德明置此注所引吉圭弗釋而於詩吉蠲周禮不蠲皆云古
女反舊音圭竟若未見本文有作圭者宋董道撰廣川詩故其時韓
嬰章句尚存知韓詩作吉圭因以鄭注周禮之吉圭惟韓證明圭字
作蠲音足補箋疏釋文所未備據此是韓詩作圭也云凡吉祭饗尸
曰孝子者鄭以此饗尸之辭吉祭用之則改哀為孝雜記曰祭稱孝
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是也

右記卒哭薦告祔之辭與饗尸之辭

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女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

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禘主反其庶練

而後遷庶古文班或為辨

辨氏姓或然今文為辨

正義曰注云卒哭之明日也者謂記云

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女而屬之爾雅釋詁祔祖也

郭注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說文祔後死者合食于先祖釋名又
祭曰祔祭于祖廟以後死孫祔于祖也字或作付或作附以祔為正
周禮大祝付練祥鄭注付當為祔雜記上下篇言附者非一鄭注並
云附皆當為祔是也云班女也小爾雅文云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
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者言祔有一定之女昭祔昭穆祔穆設若所祔
之昭無可祔則闋穆一代而仍祔於昭所謂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
一以上也但小記原文本文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
必以其昭穆蓋祖妾之有無不定故有中一以上而祔之禮彼注云
中猶闋也此注引祔必以其昭穆而并引亡則中一以上者正以見

祔必以其班之義檀弓曰明日祔於祖父孫與祖昭穆同班卽此以
其班祔者祔之正禮也喪服小記雜記等篇所言多祔之變禮然亦
必以昭穆言學者依文求之可矣云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祔主反其
席者此鄭推言天子諸侯之禮故云凡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事者
何大祔也大祔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于大祖曾子問曰祔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
蹕蓋祭畢毀廟之主仍藏于大祖廟未毀廟之主則各反其廟是以
有出廟入廟之儀今此祔祭於祖廟祭訖主仍反於寢有似祔然故
以爲況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
主服氏注云特祀于主謂在寢則固與鄭說同矣陳氏祥道云先儒
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
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既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而既錢主可
反乎萬氏斯大亦據坊記喪禮每加以遠檀弓喪事有進無退二語
以駁祔已主反於寢之說然鄭注朱子實取之嘗云吉凶之祭其變
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
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又云既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陸
子靜力主此說于壽疑之皆以書來問余以儀禮注告之子靜謂非
經之本文不足據信今更言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
玄服則是大祥之後除喪而遷矣其初言祔不言遷則既祔之後主
復於寢至此方遷於廟矣徐氏乾學云遷廟篇中載君先至廟告徙
卽告於殯宮之几筵也士虞禮注鬼神所在則言廟是寢亦可得稱
廟矣中有奉衣服至碑語據賈聘禮疏謂寢內亦有碑則遷廟篇中
所云出廟門其爲出殯宮無疑近張氏履云遷廟篇出廟門奉衣服
者升車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案諸侯
廟制五廟並列每門有隔牆隔牆有通門謂之閤門從廟之廟出所
祔廟過一閤門卽入新廟矣又安用車卽曰車以尊神也而記曰國

君下宗廟則君車無入廟門閤門之理也今日曰君升車從者皆就車則是君若臣皆於閤門之中廟門之前乘車也而豈有是哉且一牆之隔又安得有溝渠乎哉由君臣皆車及大溝渠之文而知主之從寢之廟明也從寢之廟而祔後之復於寢又明也寢則曷爲亦名廟曰廬注謂廟殯宮時葬久矣神所棲卽廟也今案以大戴禮遷廟篇證鄭注自朱子始其說自確篇中雖但言奉衣服不言奉主然不可以是臆斷爲無主昔人已辨之矣張氏又云古者事神之道必多其方以求之記曰設祭於堂爲祔乎外於彼乎於此乎故喪之道必多在寢而又別有下室之饋今以神之將依於祖乎則爲之饋其尸而祔祭之以神之或猶安於寢乎則爲之反其主而特祀之魂氣無不之非神之一進不可復退一遠不可復近比也江氏筠云曾子問已葬而世子生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爾此未知其去葬久近其文承君薨而下則所謂爾者其卽上所云殯宮無疑也而下云三月乃名於爾夫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周卒哭而祔則其在祔後也明矣而其文乃不異且下云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別言宗廟豈非復反於寢之明驗邪金氏榜云或有疑復寢之說曰七廟無虛主又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喪禮每加以遠榜謂曾子問之文爲取七廟之主以行者言之非謂主本在寢者爲不可反之於寢也檀弓之言有進無退所以明反柩之失坊記之言每加以遠所以立不葬之坊其文皆據尸柩而言與廟主不相涉凡此皆申明注祔已復寢之義也云練而後遷厝者賈疏謂鄭據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練而遷廟與左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者不同又據周禮鬯人廟用旨以爲練而遷廟之祭又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案朱子云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據周禮廟用旨

一句亦非明驗故朱子主三年遷廟之說徐氏讀禮通考亦斷以遷廟當在三年吉禘之時吳氏章句據穀梁疏云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畢遂謂鄭誤解傳說今案鄭云練而後遷廟明有後字謂練後乃可遷廟非謂練即遷廟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古者虞時作桑主練時作栗主既作栗主則埋虞主於道左見鄭駁五經異義虞主不可用以遷廟故必俟既練作栗主之後乃可遷廟此注言練而後遷廟之義也然則祔已復寢者固由孝子之意不忍盡變事生之禮實亦以祔時用虞主虞主不可藏於廟故祔祭訖主反於寢也公羊傳又曰用栗者藏主也是可證矣朱子云祔與遷自是兩事又據大戴禮遷廟篇君及從者皆玄服謂遷廟在大祥除喪之後是也近儒謂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故遷廟用玄服皆由讀此注志卻後字謂練而遷廟故為此牽合附會耳遷廟既在除喪後則練祥禫之祭自當在寢行之賈疏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則是祔時主反於寢練而遷廟祭訖仍反於寢將來又必遷廟禮豈有如是之煩瀆者乎其必不然矣云古文班或為辨辨氏姓或然者惠氏棟云古辨字或讀為班故古文班亦作辨史記五帝紀云辯于羣臣徐廣曰辯音班春秋傳襄二十五年男女以班賂晉侯此今文也哀元年云蔡人男女以辯此古文也說見劉光伯規過胡氏承珙云班或為辨是古文有兩本漢書王莽傳音義引孟康曰辨或作班故鄭以古文班為辨者其義或然云今文為胖者既夕注亦云今文班為胖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故書版為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為版又版人無胖注鄭大夫云胖讀為判杜子春讀胖為版版既為班胖亦可讀班故今文借胖為班鄭所不從也○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朱子云期年而神之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儀禮自始死以至祥禫度數詳焉故温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爾今案死者體魄以葬為歸死者魂氣

以廟為歸周制虞而作主卒哭祔廟奉新死者之主祭於祖廟并祭其祖使魂氣相連屬故祔不於練而於卒哭焉欲其神之早得所歸也然人子居廬哭泣不忍遽以為神而遠之故祔訖反主於寢且亦以舊廟未毀新廟未成主不可以遽入也至練更作栗主於寢祭之自是而祥禫皆然以喪祭不可行於祖廟中也至三年喪畢乃遷栗主於新廟而四時之祭行焉又以體死者不忍遽毀其祖廟之意而遷廟必於三年焉

沐浴櫛搔剪彌自飾也搔當音爪今文曰沐
則周制亦善矣

曰注云彌自飾也者虞時不櫛此則櫛而更加以搔剪是彌自飾也胡氏承琪云注云搔當為爪者鄭於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云蚤讀

為爪古人多以覆手之爪為又甲之又說已見前蓋手足甲謂之爪斷手足甲亦謂之爪喪大記小臣爪足注云爪足斷足爪也內則疾

痛苛養敬抑搔之與斷手足甲義無涉故鄭正其字曰搔當為爪今文曰沐浴無櫛字鄭所不從說已見前云搔剪或為蚤揃揃或為鬣

者此皆據別本搔蚤皆假借字揃者說文云揃也段氏玉裁云急就篇沐浴揃揃寡合同莊子皆揃可以休老本亦作揃揃揃揃者道

家修養之法手部掌下云一曰掌揃揃旁也掌揃即莊子之皆揃謂摩其頰旁養生家之一法也若士喪禮士虞禮之蚤揃蚤讀為爪謂

斷爪揃許作荆謂荆頰也案說文荆齊斷也經典多借翦為之故爾雅釋言及魯頌手傳皆云翦齊也此經翦或為揃者鄭於士喪禮注

不云揃當為翦故於此或作亦復存之揃或為鬣者鬣亦翦之假借字鄭意蓋以爪與翦為正字蚤搔揃鬣皆所不從也今案此經正文

作翦士喪禮作揃生人法容或有理其頰而翦之使齊者若事死則斷無翦頰之理互詳士喪禮蚤揃如他日下

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臙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臙貶於純吉今文字為折俎而說以為

肝俎亦甚誣矣古疏正義曰敖氏云惟云取諸胛胛是不分左右皆文胛胛為頭噬也疏用之矣褚氏云既虛右胛不用雖胛胛亦取連

左胛者今案附亦當與虞同記不言左省文褚說是也注云專猶厚也者膚有厚薄此云用專膚明是取其厚也云折俎謂主婦以下

俎也者李氏云特牲禮主婦佐食皆殷折今案不言折俎鄭意蓋以為用正體也云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者此鄭解吉祭折俎之義也

云今以胛胛貶於純吉者案虞無折俎附有之已漸即吉但不用體骨而用膚是貶於純吉也褚氏云虞不致爵練不旅酬附在虞練之

間容得致爵故主婦以下有俎云今文字為折俎而說以為肝俎亦甚誣矣者蓋當時今文家有解折俎為肝俎者故鄭辨之吳氏廷華

謂膚用專為尸俎案虞祭尸俎用七體附何獨用膚乎其不然明矣云古文胛胛為頭噬也者臧氏琳云說文無胛字口部噬咽也蓋籀

文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則噬字當從古文今亦從今文小誤胡氏承珙云案說文胛項也項頭後也古文以頭為胛同音假借益為正

字鄭注取諸左胛上云胛胛肉也此注於胛不從古文假頭而於噬又從今文假胛者殆當時頭胛殊別噬胛通借學者所易曉歟其

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胛虞右胛附今此如饋食疏則尸俎肝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疏

正義曰賈疏云知不如士虞饋食禮者虞不致爵則夫婦無俎矣上文有俎則附時夫婦致爵其辭稱孝與特牲同故云如特牲饋食之

事也王氏士讓云練尚不旅則附祭只有獻致爵而不旅可知云其

他如者亦大概之辭徐氏秉義云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

之文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做初虞為之矣至卒哭之後尚有附練祥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蓋士虞記篇末略陳附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即特牲饋食禮也士之附祭做之則練祥禫三祭自做特牲可知云或云以左胛虞右胛附

者當時有人解云虞與祔共用一牲以左胖為虞祭右胖為祔祭故鄭破之云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肝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者李氏云特牲饋食禮尸俎右臂昨俎臂用左昨俎主人俎也今作作胙非經義述聞云注胙俎當為昨俎今作胙俎者涉上注而誤胙俎心舌安得有臂乎肩衍字也特牲記曰尸俎右肩臂昨俎臂是尸俎胙俎皆有臂也若肩則尸俎有而昨俎無不得云皆有今案李氏及述聞之說是也鄭以如饋食則尸俎胙俎皆用嗣口虞祔有臂豈復取虞祭之臂而用之乎此以決其不然也

未暇 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嗣繼也即虞卒哭之尸相繼用之江氏笱尸笱云自虞諱祔理宜專用一尸若更易之則神失所主矣然獨於此言之者以上祭猶是闕日此則連日恐或思有以息之又或因錢之門外之故而疑禮得更端故特明之王氏士讓云敖氏謂祔用子行之女子為虞尸者是虞祔異尸誤矣記言錢尸正為祔廟而錢之豈有錢者一尸祔者又一尸乎李寶之指嗣為主人嗣子不知凡喪主人或年少未必盡有嗣且亦未可以特牲之嗣舉奠例也注云虞祔尚質未暇笱尸者此鄭解用一尸之義也喪服小記云練笱日笱尸是練祥以

後之祭皆笱尸矣 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

稱孝者

正義曰此記祔祭之辭也敖氏云此祭兩告之而

辭乃惟以孝子為稱者蓋主於祔者也蔡氏德晉

云小心畏忌不惰言中心之敬不敢稍怠也其身不寧言敬形于身

踖踏而不安也今案當以小心畏忌為句不惰其身為句言心常存

畏忌而身不敢惰慢也前虞辭云夙興夜處不寧此更增此八字耳

方氏苞云春秋傳曰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若主喪者及衆主人

心無畏忌身實解惰夙興夜寐無其不安而以此告於先靈能不怵

然內愧而作於嫺族友黨乎先王制哭踊之節正薦告之辭皆所以

振發人之本心而俾自循省也○經義述聞云孝子某子當為孫下文適爾皇祖某甫以濟附爾孫某甫皆告祖之辭猶金滕言若爾三王惟爾元孫某也自稱當言孝孫不當言孝子蓋因上文三言哀子某而誤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今所祭之祖于祭者曾祖也而但謂之皇祖者王父以上亦得稱為皇祖魯頌闕宮美僖公享祀曰皇祖后稷又曰周公皇祖哀二年左傳衛太子蒯瞶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則自始祖以下皆得稱皇祖也對皇祖言之則曰孝孫矣又云兩爾字皆稱其祖非上爾其父下爾其祖也鄭注以為兩告之非是上文卒辭曰濟附爾于爾皇祖某甫已告其父矣至附祭則統于尊而告祖不得兩告也適爾皇祖謂孝孫以此裕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非謂其父適皇祖之廟也下濟附爾孫始謂附其父于皇祖耳今用案述聞之說特精竝錄存焉 注云稱孝者吉祭者謂易哀為孝

尹祭 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疏正義曰曲禮脯曰尹祭故不言性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 知尹祭為脯也鄭意以曲

禮所云是天子諸侯稱號云大夫士祭無云脯者據特牲少牢言也上虞辭云絜牲剛鬣是牲號故云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之誤賈疏云亦者亦上文香合也或曰尹正嘉薦普淖普薦澹酒 普薦也謂用吉祭之正禮或曰用上當有敢字

不稱牲記其異 疏正義曰注云普薦劔羹者賈疏云虞禮一劔此云者今文洩為醲 如饋食與特牲同二劔故云普薦也敖氏云普薦未詳則不以賈說為然矣云不稱牲記其異者以劔有羊劔豕劔此不稱牲而言普薦是記其名之異者云今文洩為醲詳前○今案經

義述聞以尹祭為籩實嘉薦為豆實普淖為劔實普薦為俎實詳前明齊洩酒下 適爾皇祖某甫以濟以祔

爾孫某甫尙饗 欲其祔合兩告之會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

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疏正義曰注云欲其祔合兩
 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疏告之者既夕注云祔猶屬
 也祔之祭欲祔者與所祔者神相屬故兩告之蔡氏德晉云適爾皇
 祖某甫以告祔者隋祔爾孫某甫以告皇祖今案兩告之而用一尸
 者方氏苞云像新死者進見于祖祖之尸不必設也引曾子問而云
 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
 之乎者褚氏寅亮云祝取羣廟之主藏于太祖卒哭成事而後主各
 反其廟此天子諸侯之禮也大夫士無主則無藏主反主之禮故云
 未聞禮經釋例云詳注意天子諸侯有主則祔廟反寢及反廟皆以
 主大夫士無主則皆以幣告之即許氏慎東帛依神之謂也今案崔
 氏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竝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
 其即本此注言之歟又江氏筠云卒哭反廟乃天子諸侯禮注謂士
 之皇祖亦然非也案士之一廟者無羣廟即二廟者亦止祖廟禰祖
 無太祖廟說似難通矣○經義述聞云適爾皇祖之上當云薦此祔
 事祔者合也合于皇祖也薦此祔事適爾皇祖某甫謂以此祔事適
 皇祖之廟而薦之猶特牲云誼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少牢云敢用
 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也且虞稱虞事卒哭稱
 成事小祥大祥稱祥事而祔獨不稱所薦之事非祝辭之例矣故薦
 此祔事之當在祔祭可以他祭比類而得之也薦祔事不言哀者上
 文祝稱孝子已是吉祭之辭不得復稱哀薦當與祥祭皆稱薦此蓋
 薦此某事之文祔與祥同所不同者或稱祔或稱祥耳薦此祔事適
 爾皇祖某甫與始虞之哀薦虞事適爾皇考某甫相亂遂至脫于此
 而反見于彼于是始虞之祝與祔祭無別解者雖曲為之
 說而終不可通矣今案互詳始虞祝辭適爾皇祖某甫下

右記祔祭之禮與告祔之辭

暮而小祥

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古文暮皆作基

疏正義曰杜氏佑云周制士喪周而小祥今案周即暮年也

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者釋名云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吳氏紱云此即練祭也以一暮

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謂特祭于祖廟不可從今案喪服

四制云期而練又云十三月而練冠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縗緣葛要經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

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孔疏練謂小祥也會子問曰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

入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鄭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

不旅酬大祥無算爵彌吉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案練小祥也祥大祥也十一月而練此父在為母之

禮萬氏斯大云卒哭祔祭于三虞後相繼而行故日與尸不更筮賓不更宿小祥之去祔大祥之去小祥為日遠矣日也尸也賓也無不

筮不宿可知考虞禮記第云薦此其事不著二祥之禮此當放特牲饋食禮為節自筮日筮尸宿賓至獻兄弟及私臣內兄弟小祥之節

也不旅酬自筮日筮尸宿賓至賓主黨旅酬交錯大祥之節也無無算爵冠服用練祥所宜不得端玄耳萬氏斯大云雜記云自諸侯達

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嘑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飲之考士虞禮喪祭也尸酢主人主人飲卒爵練祥喪

祭何反止于嘑啐孔疏云此主人啐之啐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時也衆賓兄弟卒之飲之謂祭末受獻時也賓長之

酢止于嘑啐而尸酢反卒爵者神惠重賓酢輕也通練祥二祭于特牲禮者不可不知云檀弓曰歸祥肉者引以證祥為祭名也檀弓本

云饋此云歸者古饋與歸通云古文暮皆作基者皆下又暮而大祥也惠氏棟云案堯母碑暮字亦作基胡氏承瑛云士喪禮北基之基

古文又作期蓋古文二字互借鄭各取本義故皆從今文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暮而祭禮也古文常為祥

正義曰注云祝辭之異者祝辭與附同惟薦此常事為異耳云言常者暮而祭禮也者案期而祭禮也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此謂練祭也

孔疏歲序改易隨時懷感故一期而為練祭于禮當然是以言常也云古文常為祥者胡氏承瑛云言常事者此為小祥當與大祥辭別

故鄭不從古文○經義述聞云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常聲近故誤為常耳曾子

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

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今案吳氏疑義云喪祭皆非常之事此言常

者誤也當以古文作又暮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也又復正義曰釋名祥為是與述聞說合

祥亦祭名也孝子除纓服服朝服編冠加大善之飾也杜氏佑云周制自小祥又周而大祥蔡氏德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今

案喪服小記曰大祥吉服而筮尸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又復也者

詩小宛天命不又毛傳云又復也復暮則天中月而禫祭名也與大道再變故行大祥之祭而其辭曰薦此祥事

祥闋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正義曰注云中猶闋也謂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古文禫或為導闋隔也云禫祭名也與大

祥闋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者禫大祥後除服祭名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

而禫皆與大祥間隔一月故云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也云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者澹與淡通謂哀痛慘切之念至此漸平向之夙夜不安者至此稍安也釋名云闋月而禫亦祭名也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說與鄭同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縞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其詳載檀弓孟獻子禫節疏內李氏云聘禮記士中日則二雙喪服小記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學記中年考校中皆謂闋也王肅謂禫在祥是月之中讀此中月與文王中身享國之中同案是月禫自爲下生文猶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是日之文亦上無所屬王義非也汪氏琬云案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闋月豈三年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義無疑金氏榜云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十七月義本相通杜氏通典載鄭學之徒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又云通典承用鄭義謂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榜謂雜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卽吉正

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
 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
 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縞冠踰月吉祭乃玄
 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
 義合祥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為野言
 浮辨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學者猶或依違其間甚矣禮學之難
 明易晦也今案禮記闕傳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
 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
 曰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
 又曰期而小祥練冠線緣要經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
 禫禫而織無所不佩據闕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
 大祥皆為特起之辭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如玉肅之
 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為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
 祭不嫌于數乎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
 禫是禫與祥異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祥月中也
 禮文章顯如是而後入猶有謂王說實本于禮親喪宜厚故鄭說沿
 用至今何歟云古文禫或為導者說文於丙字梭字下皆云讀若三
 年導服之導於突字下云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惠氏棟云導服即
 禫服从古文故曰導近有人作字書名正字通斥許君說為妄是未
 讀儀禮段氏玉裁云士虞禮注曰古文禫或為導檀弓喪大記注皆
 曰禫或作道是今文禮作禫古文禮作導鄭從今文故見古文於注
 許從古文故谷部木部穴部皆云三年導服而示部無禫今有者後
 人增也導服者導凶之吉也不云讀若導而云三年導服之導者二
 年導服之導古語蓋讀如澹故今文變為禫字是其音不與凡導同
 也胡氏承珙云經典皆相承作禫故鄭從今文此注云古文禫或為
 導是古文本亦有作禫者也徐氏乾學云禫祭之禮全用特牲饋食

篇之儀蓋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禫則既加以旅酬又加以無算爵一如特牲禮行之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正義曰吉祭四時之常祭曰吉者對禫以前為喪妃配某氏尚饗祭言也褚氏寅亮云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死之父而母先沒者言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者此指吉祭在禫月者言之謂禫月而當四時之祭月則既禫之後行吉祭如常也吉祭與禫同月一月而兩祭者禫專祭新死者于寢吉祭則在廟也云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者吳氏章句云吉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者為父祔而母先卒者言之蓋死者初遷廟生者初除喪餘哀尚在不敢純用吉禮也盛氏世佐云婦人無廟其妃之先卒者祔于皇祖姑俟其夫遷廟之後乃合食焉所謂配也未配則但祭考而已江氏筠云注引少牢禮祝辭特以證明配字耳又云猶未配蓋主于母之先亡者言萬季野謂無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其言是矣而又云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于祖禩此但祔祭祖禩而不以新死者配之案士禘祭之禮未聞且即祔食于祖禩亦不得言配其說非也今案吉祭猶未配謂前此喪祭固未以母配今吉祭在禫月猶未以母配也若禫月後而遇吉祭則當以母配矣配字之義諸家指母先亡者言之甚是互詳特牲筮日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下

右記小祥大祥禫祭吉祭之節與祝辭之異

儀禮正義三十三

儀禮正義三十四

南菁書院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七

小戴第十三

正義曰先大夫目錄校證云賈疏本作謂諸侯之別錄第十五

士祭祖禰無以歲時及其及之禮六字此依釋文所引增釋文禰作廟賈本於五禮上又有非天子之士而六字是因疏文訛入大戴以下十四字舊脫吳氏澄補據士冠禮疏當作

小戴第十第十三乃士喪禮戴氏震云似釋文所引乃鄭目錄本文阮氏校勘記云釋文廟字誤當從賈作禰臧氏庸校本祖禰下

增廟字又經作小戴第十今俱從校證本○李氏如圭云特牲一豕也韋昭曰凡牲一為特二為牢官氏獻瑤云大夫曰少牢饋食

所以別於天子國君之大牢也士曰特牲饋食所以別於卿大夫之少牢也蔡氏德晉云士喪遣奠用羊豕是士之祭亦有用少牢

者蓋特牲其常而少牢乃其盛禮也賈疏申鄭義謂曲禮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為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為諸侯大夫士

似未盡是詳少牢禮萬氏斯大云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裕及其高祖于求也裕合祭也必求於君而後得裕則其常

時但得特祭而不得合祭可知考此特牲少牢二篇祝詞及命筮之詞惟及皇祖而自稱孝孫此常時之祭也其為特祭昭昭矣蓋

舉皇祖以為例其祭高會也以此推之其祭禰也亦以此推之又云先儒謂大夫士惟得祭祖禰何其泥歟今案此篇所言儀節器

物祭祖與祭禰同但祭禰則易其皇祖孝孫之詞耳萬氏以為常時之特祭非合祭又謂舉皇祖以為例其說皆是惟推之以及高

曾謂祭祖禩之說為泥則非士祭及高曾惟裕祭爾鄭注大傳云干猶空也空裕謂無廟裕祭之于壇壇蓋士止有一廟二廟其高曾則無廟故鄭以為裕祭于壇壇此篇是言廟祭則不得推及高曾故鄭云祭祖禩也云以歲時祭則是時享非裕也饋食義詳下士廟制詳少牢篇首云於五禮屬吉禮者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故知屬吉禮也郝氏敬云士虞後繼以特牲者自凶趨吉也特牲後繼以少牢者自殺趨隆也皆記禮之序盛氏世佐辨之云諸篇次第皆出于漢儒所定未必合作經者之舊今案儀禮全經當有天子諸侯祭禮今皆亡惟此及少牢篇僅存大夫士祭禮則已殘闕不完又二戴與劉氏次第皆不同郝氏據今本以言序謬矣○萬氏斯大云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衆仲言羽數大夫四士二是大夫士皆有樂舞矣特牲少牢皆不用樂何歟嘗攷之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凡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竊意特牲少牢皆用食禮故名曰饋食而無樂也汪衡齋先生亦主此說今附錄於此俟攷吳氏紱云古者大夫士四時之祭用燕禮則有樂用食禮則無樂觀特牲尸九飯少牢尸十一飯則用食禮明矣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曰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諏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

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今文諏皆為詛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以下筮

節皆祭前戒備之事注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者古熟字多作孰

先大夫目錄校證云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鄭注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體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言饋食者著有黍稷蓋天子諸侯宗

廟之祭先裸獻而後薦熟薦黍稷大夫士之祭直自饋熟始無裸獻之禮故曰饋食今案司尊彝云裸云朝踐朝踐即謂薦血腥又云饋獻即謂薦熟是宗廟之祭始裸神次薦腥次薦熟故禮運曰腥其俎孰其餼鄭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法大古也孰其餼謂體解而饋之法中古也周禮肆獻裸饋食分三節裸為一節獻為一節肆與饋食共為一節以薦孰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食實一時事故鄭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又周禮籩人有朝事之籩饋食之籩朝事即朝踐鄭注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饋食薦熟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裸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義與此同也云饋食者食道也者食道謂生人飲食之道檀弓曰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鄭注食道褻禮器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鄭注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又郊特牲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是祭祀用食道褻近為殺用血腥法古為隆鄭言此者欲見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為殺於天子諸侯也萬氏斯大云特牲少牢二禮不曰祭而曰饋食者祭以粢盛為重也就二禮考之尸者祭祀之主食飯惟尸而他人不及嘏者受福之重嘏惟用黍而他物不及此食之所以重而特舉以為名也士虞禮尸入之後亦先九飯而後三獻略與特牲禮同故篇首亦曰特豕饋食今案萬說即大宗伯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之義詠謀詳下江氏筠云此云不詠日而下筮日云詠此其事者此詠為人謀下詠為鬼謀也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詠丁巳之日者案少牢云日用丁巳彼注云必先詠此日明日乃筮是所詠者為祭之日非筮之日也敖氏云詠日謂詠其筮日之日張氏爾岐云不詠日者不預詠前月下甸之丁巳以筮來月上甸之丁巳似誤江氏筠云少牢之于祭日先詠之而後筮之此則即筮為始耳今案大夫以上先儀禮正義 三十四 一一中華書局聚

諏日而後筮日士則但筮日而不諏日亦尊者禮詳卑者禮略鄭必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者蓋君祭大夫士均有事焉大夫祭士或又有事焉此所以職褻事繁不能預諏祭日但可以祭即擇日而筮之亦不必定用丁巳之日也乃賈因士不諏日于少牢疏云士只有致齊無散齊其說亦非吳氏疑義云據祭統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祭前十日為齊期故必筮于十日之前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卜日遂戒少牢筮甸有一日皆此義也士雖卑于大夫既立之廟使祭其先即職業叢冗而大禮必不可廢豈有不事七日三日之齊邊行廟祭之禮恐非先王所以體羣臣之意據此則士之筮日亦當在十日之前也云今文諏皆為詛者胡氏承瑛云說文諏聚謀也詛詛也詛詛也詛即今之呪字詛詛互訓與諏義別及筮日主今案今文殆假詛為諏故鄭不從皆者皆下諏此某事也

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疏**正義曰

氏以為筮之日江氏筠云筮日目下事也下文云筮尸如求日之儀則此可知矣今案據經言及敖說似亦可通李氏如圭云筮日者孝

子不知鬼神降格之期故因卜筮以請敬之至也敖氏云士筮當朝服今乃玄端者不可踰其祭服也禮經釋例云特牲饋食禮筮日筮

尸用玄端蓋士禮士冠禮用朝服如少牢筮日者冠禮攝盛故也然則敖氏謂士筮當朝服非矣蔡氏德晉云門外西面主位也注云

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賈疏云不玄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不著玄端故也若然玄端一冠冠兩服也江

氏永鄉黨圖考云朝服玄端深衣皆用玄冠又云朝服素鞞玄端爵鞞又云大夫以上玄端衣用侈袂本周禮司服注皆與朝服異者也

禮經釋例云案素裳白屨則為朝服玄裳黃裳雜裳黑屨則為玄端餘皆同也蓋據士言之也云門謂廟門者賈疏云士冠禮筮于廟門

此為祭廟筮在廟門可知也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所祭

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疏正義曰子姓兄弟如主人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服亦玄冠玄端也立于主人

人之南西面北上統於主人也李氏如圭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祭統曰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

注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者案白虎通云姓者生也入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故鄭注禮記亦云姓之言生也盛氏世佐云

變孫言姓者子孫止於二世言子所生則曾玄而下皆該之矣先子姓而後兄弟者子姓據所祭者而言兄弟據主祭者而言是也官氏

獻瑤云子姓者依主人之廟子立文也兄弟者伯叔父及其他上下行皆該焉退兄弟於子姓之後者觀下文嗣舉奠而兄弟不得與焉

祭畢餒嗣為上而兄弟不敢躡焉今案鄭意以子姓兄弟皆為所祭者之後入祭時咸來故下又云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

族人皆侍也若以為依主人之嗣子立文是以子姓為主人之子姓不若鄭義之該括云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者白虎通曰宗其為

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

者為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鄭注喪服小記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

至五世則遷蓋本班說此云來與謂來與於祭也如祭禰則同禰者皆來祭祖則同祖者皆來祭會祖高祖則同會祖同高祖者皆來也

云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即白虎通所謂大宗也族人是與宗子同始祖者也故白虎通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尚書大傳曰宗

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詩湛露毛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是皆鄭所本也有事謂祀事也 有司羣執事如兄

第服東面北上士之屬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此經上有子姓兄弟

隸子弟非也不直云有司而兼云羣執事蓋公有司私臣皆統之矣

有司羣執事分言之凡職有專司者謂之有司無專司而臨事來助

祭者謂之羣執事士虞禮有賓執事者注謂賓客來執事者統言之

則自主人以下凡有事於廟中者皆可以執事稱之下云執事之俎

陳于階闕二列北上注云執事謂有司及兄弟祝主人主婦之俎亦

存焉是也今案如兄弟服亦玄冠玄端也方氏苞云玄冠玄端同而

於有司羣執事則曰如兄弟於尸於賓則曰如主人尊卑各以其倫

亦言之序敖氏云此時未有賓故有司羣執事皆如賓位西方東面

北上○注屬吏 席于門中闐西闐外為筮人設之也古疏正義曰賈

說詳士冠禮 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但言席于門中取筮于西塾又不云

鞮兼執之此不言具饌于西塾但言席于門中取筮于西塾又不云

抽上鞮者皆是互見省文之義 注云為筮人設 筮人取筮于西塾 之也者因上未言筮席故特明之餘詳士冠禮 疏 正義曰筮陳在 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筮人官名也筮問也取其 疏 正義曰筮陳在 所用問神明者謂著也 疏 正義曰筮問也取其 疏 正義曰筮陳在 執之亦抽上鞮兼執之也少牢饋食禮云東面受命于主人與此同 士冠禮不言東面省文 注云筮人官名詳士冠禮云筮問也取其 所用問神明者謂著也者鄭意以經云取筮係謂著而云筮者筮之 義為問而所用以問吉凶於神明者走著故謂取著為取筮也詩氓 爾卜爾筮手傳云著曰筮蓋用著以筮因即謂著為筮也鄭注周禮 云問著曰筮又注士冠禮筮與席云筮所以問吉凶謂著也義與此 同曲禮孔疏引劉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曰某諏此 氏亦云筮問也

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尙饗

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佐也達也贊命由左者為神求變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

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皇君也言君

祭命筮之辭某主入名也郊特牲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爾

也者敖氏云儀禮他篇凡贊命皆言自右與少儀詔辭自右合此經

禮祝釋辭而在左事神之禮宜然與冠不同敖氏改左為右謬云士

祭當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者謂士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考少牢禮祝辭曰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

祭矣何以不及配在禫月也禫月何以不及配喪終矣哀未忘也因

焉復以其漸也江氏筠云士虞記注云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

不配注云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亦謂祖喪之禫月耳非謂禫月

祭祖不配妣為注義抑思雜記云男子附於王父則配附且猶配何

後其不即以配父而祭可知祖喪之禫亦然不忍遽同之於吉也今

四時常祭用之禫月之吉祭亦用之故經文辭多互見萬氏申鄭義

蓋此禮士歲時祭祖用之祭禩亦用之父喪禩月之吉祭用之適孫承重祖喪禩月之吉祭亦用之經特舉其一以爲例耳或謂某事即歲事如春曰祠事秋曰嘗事之類因時異名故空其文然經不言以某妃配又何義乎鄭氏之說固未可易也云皇君也者釋詁文云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者賈疏云以其某在子上爲男子矣稱故以某爲伯仲叔季五十字下篇云皇祖伯某鄭注云伯某且字也不爲五十字者以某在伯下故爲且字解之與此異也方氏云大射於大夫曰某子士之祭稱某子以該其祖之爲大夫者大夫之祭稱伯某以該其祖之爲士者今案此與少牢云伯某皆假設之詞耳據聘禮記云皇祖某甫皇考某子亦兩稱互備方說似亦可通云尚庶幾也者說文同蓋願望之詞敖氏云謂其日若吉則庶幾其神饗之也下筮尸放此盛氏世佐云緣孝子孝孫之心以神敬其祀爲吉也

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之

筮者坐著短由便卦者主疏正義曰據此經則是卦者寫卦筮者執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疏以示主人士冠禮當亦同但文有詳略

耳餘詳士冠禮注云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者賈疏云決下少牢云乃釋纘立筮與土不同知著有長短者案三正記云天子筮長九

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又少牢注云卿大夫之著長五

尺立筮由便賈疏云長五尺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

其筮長立筮爲便對士之著三尺坐筮爲便若然諸侯著七尺天子

著九尺立筮可知云卦者主畫地識爻者詳士冠禮云爻備以方寫

之者謂六爻備成主人受視反之還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

卦乃寫之方版也主人受視反之還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

占曰吉長占以其年之正義曰占曰吉告主人之辭餘詳士冠禮

長幼旅占之疏注云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者謂

以年之長幼次第旅占之此云長占亦旅若占士冠禮云旅占亦長占互文見義也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遠日旬疏正義曰此經及注俱與士冠禮同賈氏彼疏云曲禮吉事之外日疏先近日此冠禮是吉事故先筮近日不吉乃更筮遠日是

上旬不吉乃更筮中旬又不吉乃更筮下旬是已而又謂曲禮旬之內日近某日為指祭禮特牲旬內筮日言旬之外日遠某日為指少

牢筮旬有一日言此疏說亦略同誤其案曲禮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日遠某日旬之內日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注旬十日

也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據經遠日近日即承上遠某日近某日言據注冠取與祭祀同亦不言尊卑有異若如賈說

則經所謂遠某日者係專指大夫言之近某日係專指士言之而大夫之吉事亦先遠日則大夫無先近日之事經所謂喪事先遠日吉

事先近日皆為士言矣豈其然蓋旬之外旬之內皆據上旬言之每月三旬惟初旬可云旬若再旬為二十日三旬為三十日即不得僅

云旬矣古人卜筮日之法皆以此月之下旬卜筮來月之日如吉事則以此月之下旬先卜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卜筮中旬又不吉卜筮

下旬喪事則以此月之下旬先卜筮來月之下旬不吉卜筮中旬又不吉卜筮上旬此所謂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也孔疏釋喪事先

遠日二句尚無大謬而於旬之外日遠某日二句亦據特牲少牢言之則是經文遠某日近某日與下遠日近日分作兩解誤與賈同總

由誤以少牢筮旬有一日為遠日也不知士與大夫之異在諷日不諷筮日而筮日則皆在祭期十日之前所以然者祭前散齊七日致

齊三日無論尊卑皆同故皆以此月之下旬筮來月之上旬所謂旬之內也不吉筮中旬下旬則為旬之外矣少牢言筮旬有一日而特

牲不言者省文互見非有異耳孔疏亦謂士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豈非誤以少牢筮旬有一日為遠日并誤以士與大夫異乎至賈氏

士冠禮疏謂士筮初旬不吉即筮中旬中旬不吉即筮下旬同曰預筮三旬大夫則不并筮於前月筮來月之上旬不吉至上旬又筮中旬不吉至中旬又筮下旬據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與此經云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者異其說尚是然少牢疏又引曲禮吉事先日謂近日即上旬丁巳則與前說以近某日為指特牲筮日言者又相矛盾其誤益見矣經云如初儀者張氏爾岐云大夫諷日而筮上旬不吉必待上旬乃更筮之其云如初乃自筮于廟門以下至告吉也此特牲及士冠禮若筮上旬不吉即筮中旬不更待他日其云如初儀止從進受命於主人以下今案張氏謂大夫諷日而筮與筮是矣其云初儀從進受命於主人以下未密詳士冠禮曲禮曰卜筮不過三鄭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賈孔皆謂三不吉則止不祭張橫渠云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諷日而祭更不筮據儀禮唯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只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諷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褚氏寅亮云先儒皆以三卜不吉則止不祭故春秋有免牲之文其廢祭也順鬼神之意也且可思鬼神所以不敵之故而恐懼修省也若如橫渠之說則筮為虛文恐未然今案褚氏之說似得經旨恐懼修省一層尤於聖人神道設教之義有合然揆諸仁人孝子之心廢祭究有所宗人告事畢疏正義曰敖氏云不安則張子之言亦自可從耳宗人告事畢疏亦徹筮席乃告

右筮日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諷此某事適其皇

祖某子筮某之某為尸尚饗

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

大夫士以孫疏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朝前也鄭注禮記奔喪云朝日之倫為尸也疏也前期三日之朝謂祭前三日之早日明時也敖氏

云如求日之儀兼若不吉而改筮者言也命筮之辭異故特見之明其餘皆同也注云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者鄭解所以必前期三

日之故為容宿尸宿賓視濯視牲之事也宿賓與宿尸同日視濯與視牲同日故言宿賓視濯以該之褚氏寅亮云祭前三日筮尸前二

日宿尸兼宿賓前一日視濯與牲經文次第最分明今案下文夙興主人視側殺是祭日也又厥明夕視濯視牲是祭前一日也宿尸宿

賓在厥明夕之前是祭前二日也云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者解經上某為尸父字下某為尸名也尸之父所以必稱字者賈疏云曲

禮云為入子者祭祀不為尸彼注云尊者之處為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曲禮又云卒哭乃諱諱則不稱名也少牢注云字尸

父尊鬼神也亦為其已死故尊之不稱名也云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者張氏爾岐云尸父與祭者彌親連言尸之父欲其神馮依

之也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者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

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祭統曰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鄭注祭祖則

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是以孫之倫為尸也據祭統言人君祭禮而亦云孫為王父尸則天子諸侯與大夫士同矣此注舉大夫

士言者以儀禮所載是大夫士祭禮故也大戴禮曰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為庶人言之也又士虞禮記曰男男尸女女尸此吉祭惟

有男尸官氏獻瑤云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其精氣合也必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無妨其

尊也此數者喪祭吉祭同也其有不同者喪祭不筮尸尚質也練與大祥亦筮尸漸而之吉也吉祭無女尸喪祭有之以婦人喪不可以

男子為尸也吉祭而後同凡有胖合之道焉陽統陰陰從陽斯不用
女尸矣祭成喪者必有尸無尸則不接祭不接祭不旅其禮之略至與
殤祭同子孫而殤其祖考可乎今案官氏說甚詳明公羊傳宣八年
何休注云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
尸案鄭注祭統但云取於同姓之適不云取有爵者為尸則鄭意不
與何同詩既醉公尸嘉告毛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鄭箋諸侯
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此蓋就毛傳申之孔
疏引白虎通王者祭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何避
嫌也而又引祭統孫為王父尸云云謂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
同姓於同姓中用其適者非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
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
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據此則孔亦以祭統注為正不取白
虎通之說矣

右筮尸

乃宿尸

宿讀為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

疏正義曰賈疏云乃緩

辭則與筮尸別日矣今案凡宿必先戒詳士冠禮此不言戒文不具

下宿賓亦然注云宿讀為肅肅進也者宿之義為久宿故宿訓為

豫又宿與夙同故凡先期豫戒者為宿又禮之大例先戒後宿故又

引申為再戒申戒之義鄉飲酒禮記不宿戒注云再戒為宿又公食

大夫禮注云申戒為宿是也此宿尸鄭意謂進之使來故讀為肅而

以進訓之肅進也爾雅釋詁文謂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少牢注宿讀

為肅義與此同又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
肅重也是取宿戒之義讀同而義微別然進之使來亦是戒告進之

則宿實兼二義矣古宿肅速三字經典多通用鄭注士冠禮云宿進也下宿賓注云今特肅之皆不云讀為肅是徑以宿為肅矣爾雅釋詁云肅速也是肅又通速矣故鄭於此注發其凡云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者謂字雖有異義實同也賈疏云宿或作速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禮經釋例云鄉飲酒禮主人速賓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速即宿也特牲注凡宿或作速此其證也賈疏又引曲禮主人肅客而入證宿作肅賈意殆以注云記謂禮記也周禮亦作宿者若大宗伯宿眠滌濯太史戒及宿之日是也云古文宿皆作羞者胡氏承琪云爾雅羞進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林苑有御羞顏師古曰今長安城南御宿宿川也羞宿聲相近今案羞雖亦訓進而各經宿戒字無作羞者故主人立于戶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鄭不從古文也

東上不東面者來不為賓客子姓疏正義曰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則主人亦北面可知蔡氏德晉云主人親宿尸子姓兄弟皆從任重其事也北面事神之禮

注云不東面者來不為賓客者凡賓客在門外東面此宿尸不敢

為賓客故北面也或曰注為字當讀去聲此來係為尸不為賓客對

下宿賓主人東面也云上當其後者賈疏云東頭為上者不得過主人故為上者當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

不敢南疏正義曰主人宿主人之後也

玄冠玄端也出門左在門外之東西面迎賓之位注云不敢南面當尊者上主人北面宿尸是以尊者之禮事之擬尸以南面臨己今

尸不南面而西面是主人辟皆東面北上順疏正義曰辟遠遁避位

不敢以尊禮自居也也蓋在尸出門時皆皆子姓兄弟也是時子姓兄弟亦立于主人之後而上當其後也今案注云順尸者蓋尸不南面而西面故主人亦

易北面為東

主人再拜尸荅拜

主人先拜

疏

正義曰少牢云主人再拜稽首此不言稽首省文

注云主人先拜尊尸者下宿賓賓先拜此主人先拜是尊尸也

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

曰吉敢宿

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今文無敢

疏正義曰凡釋辭皆擯

者事故云宗人擯辭某尸或言祖尸或言禰尸不稱名與字也注云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者賈疏云以

其云筮尸如求日之儀筮日時有宰贊命則筮尸時亦有宰贊命可知故此得如之也張氏爾岐云如初如初筮尸曰孝孫某諷此某事

適其皇祖某子乃易去下二語而曰筮子為某尸占者吉敢宿蔡氏德晉云卒語末也語末以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易前筮某之某

為尸尚饗餘並同也云今文無敢者胡氏承珙云案下文宿賓辭曰敢宿少牢禮宿尸辭亦曰敢宿則此有敢為是故鄭從古文

許諾致命

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

疏正義曰注云受宗人辭許之傳

命於尸者謂祝受宗人辭許諾遂致主人之命於尸也云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者謂始時主人與子姓兄弟

立於尸門外北面則宗人祝從之亦北面可知尸出門西面主人轉而東面其時宗人祝仍北面至於傳命則宗人西面受命於主人東

面傳於祝祝西面受命於宗人東面傳於尸故云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也

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其許亦宗人受

於祝而**疏**正義曰尸不禮辭而許諾者高氏愈云為尸重典不可以告主人

筮吉而苟易故也敖氏云拜稽首亦尊尸也尸既許諾則成為尸故於此不答拜

注云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者以

上祝受宗人辭傳之於尸明此亦祝受尸辭傳之於宗人宗人以告

主人也祝事尸者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疏正義曰此經當云主於上者見入與退同時也凡送賓之法送者必俟退者之遠去而後入故經每云賓不顧也此則同時入退故注以爲相揖而去亦以著尸之尊也少牢宿尸云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彼注云尸不拜者尸尊此注云尸不拜送尸尊義一耳士冠禮宿賓及下宿賓賓皆拜送此尸送不拜故注云尸尊此與少牢文有詳略皆互文見耳此經云尸入主人退則知少牢亦入退同時矣少牢云尸送揖不拜則知此尸送亦不拜矣此經不云揖注云揖者即據少牢言之注云尸不拜送者謂尸不拜而送耳非謂不送也不拜亦據少牢言之賈疏誤以爲尸不送遂有士卑大夫尊之說皆鄭義所無不可從敖氏以爲變于大夫又謂先入而不揖皆非也

右宿尸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再拜宗人擯曰某

薦歲事吾子將泣之敢宿

薦進也泣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中今特肅之尊賓耳

疏正義曰賓

如主人服亦玄冠玄端也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再拜皆與士冠禮同惟此宗人擯辭爲異耳云歲事者謂祠禴嘗烝四時之祭

每歲皆行之故曰歲事書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也吾子將泣之敢宿亦與士冠禮宿賓之辭同據彼注云宿者必先戒則宿賓前

有戒賓之事明矣少牢言戒而此不言戒文不具也李氏如圭云不筮賓者主人爲獻主賓助祭而已注云薦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

泣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者張氏爾岐云士前祭二日選屬吏爲賓特肅一人以備三獻屬吏必來助祭

故云吾子將涖之此申注有司之義也今案士冠禮主人戒賓注云賓主人之僚友又宿贊冠者一人注云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此經助祭亦有公有司則賓不必定在有司私臣中也云今特肅之尊賓耳者鄭意蓋謂衆賓則不宿也士冠禮注云其不宿者爲衆賓義與此同又經云宿而注云肅者蓋卽以宿爲肅義見前賈疏云宿尸與宿賓中無厥明之文則二者同日明矣其說是也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疏正義曰某賓名也敢不夙興此云敬從者祭與冠異故其辭加虔也自主人再拜以下文俱與彼同又冠禮戒賓宿賓等辭俱總錄於經後此篇及少牢禮卽於序事之闕出之又一例也

右宿賓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鼎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門外北面當門也古文鼎爲密

正義曰鼎詳士冠禮他篇陳鼎多云設局鼎此獨云有鼎者著其潔其實亦有局也禮經釋例云凡陳鼎大夫士門外北面北上諸侯門外南面西上反吉則西面注云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者鄭以厥

明夕爲宿賓明日之夕是祭前一日之夕也云門外北面當門也者或以少牢陳鼎在門東謂此亦在門外東方褚氏寅亮云經不言門

之左右東西則當門可知注義爲長當門辟大夫也不南面辟君也

古文鼎爲密 楸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順猶從也楸之制如

詳士冠禮 周下無足疏 正義曰楸在其南在鼎南也南順向南首陳也方氏苞獸腊也云獸腊去毛不宜置地上故加於楸排其足於楸上爲

伏狀故但言東首不言足所鄉與牲異注云順猶從也者鄭注樂

記云從順也二字互訓云楸之制如大木輦矣上有四周下無足者

鄭以漢制為況既夕記注亦云楸今之輦也段氏玉裁說文輦字注

云案左傳云陳畚楬者士輦漢五行志作輦溝洫志山行則楬韋

昭曰楬木器如今輦牀人舉以行也然則輦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

曰輦或作輦今案鄭以楸制同輦是亦四方如輿也云上有四周則

其上四旁似皆有木為欄也下無足亦與輦同此獸楸也又有承饌

之楸承尊之楸既夕記設楸于東堂下補醢醴酒皆饌于其上不專

以承尊此承饌之楸也注亦云今之輦則與獸楸制同禮器大夫士

楸禁鄭注楸斯禁也謂之楸者無足有似於楸或因名云耳玉藻大

夫側尊用楸注略同此則承尊之斯禁謂之楸特以其無足相似而

名之注不云今之輦則與此獸楸之制有異矣禮器孔疏以為長方

而有畫飾詳下記壺楸禁饌于東序下云獸楸也者牲在其西北首

士膳用兔鄭注周禮膳人云小物全乾為膳是也

東足其西楸西也東足者尚正義曰牲在獸西獸東首而牲北首

右也牲不用楸以其生者褚氏寅亮云獸橫而牲縱也北首

而東足則寢左矣吉祭用右胖故寢左凡不用之胖寢於地據此

是東足為尚右也牲豕也以其生故但縛之而寢於地不用楸也設

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

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正義曰設洗詳少牢饋食禮壺禁詳下記

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豆籩鉶虛器未實在東房南上自南陳而

北也敖氏云豆在南籩之此未實之故南上之文惟主於器褚氏

寅亮云少牢之豆籩及罪自東而至西此則自南而至北彼橫陳此

縱陳也今案几席用以安神兩敦用以盛黍稷亦未實也注云東

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者賈疏以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故士冠禮陳

儀禮正義三十四九中華書局聚

服于房中昏禮側尊甌醴于房中皆不言東以其直有一房不嫌非東房今此經特言東房明房內近東邊故云東房也李氏釋宮云注曰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矣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歟江氏永云夾北有壁隔之與房東房西相當不相通也近洪頤煊作宮室答問謂夾北有戶以通于房不知夾之近北處為室若夾北有戶則不成室制且顧命設席于夾聘禮設饌于夾若有戶則其設之或當戶或于戶東或于戶西經注何以無一語及之又考大射儀乃命執事者鄭注羞膳者從而東曰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案堂東即東堂下也羞膳者既至堂東不徑從東夾以達于房而必轉而之北升北階以至於房則夾與房固不相通江氏之說信矣孔氏廣森云經之東房不當釋為房中之東然据鄭意以東夾之北通為房中可見夾室是在房前之偏故東房戶必近西西房戶必近東乃可以達於堂而東房內之東西房內之西則皆正當夾室牆後也近世或以兩夾與房室平列作五闕此必不然今案鄭氏注禮以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故於此經東房解為房中之東然箋詩以東房西室為燕寢之制則大夫士宗廟正寢亦有東房西房矣說詳大射儀此注解東房未的而言夾制甚精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夾之在正堂東西此定論也宋楊氏儀禮圖始圖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並列說者謂其誤始於崔靈恩三禮義宗然禮記內則疏引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夫房外有序謂房之南也序外有夾室謂堂之東西序外也崔氏言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而不言房之左右為夾則固不以夾與房平列矣古人謂房之南為房外士昏禮席于房外南面注房外房戶外之西又云母南面于房外可證也堂上之東西序牆在房南故云房外有序近人論夾室以楊圖為據多由誤讀崔氏房外一語耳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者案下記

其餘在東堂注亦云東堂東夾之前近南蓋夾有室有堂夾是總名
近北爲室近南爲堂此二注最精嘗考東夾西夾之制東夾在堂東
序之東西夾在堂西序之西皆南嚮其北有墉接東房西房東夾之
東西夾之西亦皆有墉東夾西夾一名東箱西箱又名左个右个左
達右達左卽東也右卽西也夾也箱也个也達也異名而同實統言
之爲東夾西夾分言之則夾之近北者爲室近南者爲堂故有夾室
與東堂西堂之稱書顧命云西夾南嚮聘禮云堂上之饌入西夾六
又云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公食禮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
夾北皆言東夾西夾不云夾室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
則前堂後堂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爲夾者以夾輔乎中堂也鄭氏
注聘禮饌于東方云東方東夾室蓋以下有西北上之文謂設饌當
在北墉下夾之近後處故云東夾室謂東夾之室耳注禮記內則天
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云達夾室蓋以閣度食物設之當在夾之近
後處故指言室然不云達夾爲一而云達夾室則似達專爲夾室名
矣說文夾持也夾在堂之兩旁有左右夾持之象故云夾又謂之箱
者說文箱大車牝服也鄭氏注考工記釋牝服爲較較在車之兩旁
與夾在堂之兩旁同又謂之个者射侯有左右个鄭氏鄉射記注云
居兩旁謂之个个居侯之兩旁亦猶夾居堂之兩旁故得通稱夫以
在兩旁之義而謂之爲个爲箱則个與箱自當統夾之前後明之觀
禮記曰几俟于東箱東箱卽東夾也注乃云東箱東夾之前是以東
箱爲東堂分夾與箱而二之矣案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無
東西箱有室曰寢如以東西箱爲專指東西堂則是室之有東西箱
者爲無後室而僅有前堂室之無東西箱者爲無前堂而尚有後室
可乎其說之非不待辨而明矣爾雅東西箱郭注云夾室前堂蓋亦
沿觀禮注之誤互詳

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如初初筵正

曰此及下門西謂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不蒙如初者以

廟門外之東西也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不蒙如初者以

在疏正義曰此東面北上即上筮日有司羣執事之位也似當蒙主

人祝不在者李氏如圭云筮時祝宗人在其中惟宰在門東今宰在

衆賓中祝宗人別自爲位與筮位異此所以不蒙上如初之文也劉

氏合拱云案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而不曰門西蓋與子

姓兄弟東西對立而不得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之後賓與主人一

東一西相對矣此所以不蒙如初今案劉說其精又敖氏云此時方

修祭事助祭之賓宜來視之以其不在鄉者有司羣執事之中故此

雖東面北上而不蒙如初之文賓既位於此則公臣私臣不敢與之

齒而位於他所矣引下記公有司門西北面私臣門東北面爲證案

此說似是而實非蓋助祭之賓與衆賓俱于公有司私臣中選之上

筮日時未立賓故但言有司羣執事此時已立賓故以賓主相對爲

文至記所云門西北面門東北面乃祭時門內之位非門外之位門

外之位則但有賓主兩行凡非子姓兄弟皆列賓行公有司私臣當

在賓之下與賓同東面經不言者衆賓中足以該之宗人祝立于賓

矣詳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於門外如初下

西北東面南上事彌至位彌異宗正義曰宗人及祝立賓西北稍

西北東面南上事彌至位彌異宗正義曰宗人及祝立賓西北稍

也注云事彌至位彌異者以上筮時不別言宗人祝之位此別言

之故云事彌至位彌異也云宗人祝於祭宜近廟者樂記曰宗祝辨

乎宗廟之禮以其宜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衆

近廟故異於賓也

再拜者士賤旅

之得備禮也

正義曰敖氏云衆賓荅一拜言再者字誤也盛氏

世佐云此士旅拜法敖說非褚氏寅亮云鄉飲酒

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而妄改經文乎。下經主人拜賓如初亦同。注云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者對大夫之賓一拜。爲不備禮也。賈疏以一一獨答拜與一時拜爲言。非詳訂疑。主人揖

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卽位于堂下。如外位。爲視。注云卽位

則此時亦主賓分爲兩行。一在阼階前。西面。一在西階前。東面。不必有門。東門西之位以外位不云北。北面位可證也。不言子姓及宗人。祝

省文也。高氏愈云。視濯省牲之類。不惟主人親之。而且賓與衆賓監視之。敬之至也。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

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濯漑也。不言敦鉶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緣

注正義曰。吳氏紱云。宗人先視壺濯。祭以酌獻爲先也。獻而後祭。薦故豆籩。次之。褚氏云。洗者則告濯不洗者則告具。敖謂所濯者已

具偏矣。注云濯漑義見前云。不言敦鉶者。省文也。者注意以敦鉶亦須濯。經不言者。以壺統之也。據上文所陳。尚有几席。注不與敦鉶

兼及者。以几席不須濯也。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者以斯時主人西面。宗人不東面。告主人而東北面告者。以賓在西亦欲聞之也。

云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者。告濯是言已洗。濯告具是言已賓出。具列言絜。則專爲濯者言之。言濯與具則兼爲不濯者言之也。

主人出皆復外位。爲視牲也。今。注云。義曰。出出廟門也。經惟言賓主

反者復反。義亦通。但此篇惟記云。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其餘皆言復位。故鄭從古文也。宗人視牲告充。雍正

作豕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北疏正義曰。注云充猶肥也。者充之義

儀禮正義三十四 十二中華書局聚

充人亦云充猶肥也左傳曰博碩肥膄云雍正官名也者儀禮釋官云雍正私臣掌割亨者雍正即雍人也少牢有雍人又有雍正故雍

正為雍入之長此士之官當止一人也云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者北面在牲之南為不背主賓也豕縛而寢於地故必以策動作之

乃可視其聲氣以知疾否也宗人視牲而雍正宗人舉獸尾告備舉作豕者猶周禮充入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也

鼎烹告絜具備正義曰獸免也牲由黍養以充為美獸獵而得之恐有傷闕故必以備為貴鄭訓備為具謂完具無殘闕

也廣雅亦云備具也吳氏廷華云必以尾告者即小以見大也鼎亦濯以在門外故別言之請期曰羹飪羹飪熟也謂明日質明時而曰肉熟重豫勞

賓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疏正義曰宗人請而主人告以羹飪也此期主人自告之亦

異於少牢者注云肉謂之羹飪熟也義見前云謂明日質明時而曰肉熟重豫勞賓者凡祭皆質明行事今不云質明而云肉熟者士

之賓多僚友故重豫勞之肉熟以煮肉熟為節也云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者以期由主人出故不須告主人而惟告賓有司也

賓有司皆東面此西北面告者亦欲兄弟共聞之王氏士讓云案祭義云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此告濯具

告充告備告絜而後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疏正義曰告事畢亦宗人告也周禮大宗伯

曰祗滌濯小宗伯曰大祭禮省牲祗滌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肆師曰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是祀事皆宗官主之故此亦宗人主其事

也賓出出外門也送亦送於外門外也○方氏苞云祭前一日設器陳牲省牲視濯之儀主人兄弟賓長眾賓之位具詳於特牲而少牢

則闕焉牲體之數實鼎升俎之人陳俎執七割制升載之法具詳於少牢而特牲則闕焉何也牲牢鼎俎豆籩至大夫而倍加於士自宜

詳於少牢設器陳牲省牲視濯上下同之主人承祀而兄弟子姓從賓長備獻而衆賓助亦上下同之匹士以上始得廟祭其儀自宜具於特牲也

右視濯視牲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

玄端者側殺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立于中庭言祭日陳設殺一牲也及位次之事○夙興祭日之早也東方蓋當東塾少

南注云夙早也爾雅釋詁文興起也爾雅釋言及說文同云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服如初玄冠玄端也若其餘有不玄端

者謂賓及兄弟皆朝服也惟尸祝佐食與主人同玄端詳下記云側殺殺一牲也者謂豕也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注云側亨一

胖也義雖異其以側為一同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于服北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是也賈疏引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諸

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周禮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謂天子尊於郊射牲諸侯降天子故宗廟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

不親殺褚氏寅亮云天子諸侯饋食前有執踐薦毛血之禮故主牲必親殺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惟視殺而已非以辟君故

視饔饗于西堂下炊黍稷曰饔宗婦為之爨竈也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於坵古文饔作饔周禮作饔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主人視側殺主婦視饔饗所謂共承宗廟夫婦親之內外之義也注云炊黍稷曰饔士虞注同又云古文饔作

饔周禮作饔者胡氏承珙云案說文饔酒食也从食喜聲詩曰可以饋饔饔或从甌饔饔或从米今毛詩天保洞酌皆作饔傳皆曰饔

酒食也與爾雅釋訓同惟商頌烈祖作糖箋云糖黍稷也此特牲注
 云炊黍稷曰饔雖依文生訓其義相因黍稷所以為酒食者酒食曰
 饔因而黍稷曰饔炊黍稷亦曰饔故下記注又云饔炊也周禮地官
 饔人注云故書饔作饔說文以饔饔皆為或作鄭注禮經從今文作
 饔以糖為古文其箋詩七月大田等又云喜讀為饔此又古文假喜
 為饔也今案說文作饔周禮注作饔後人傳寫加耳云宗婦為之
 者周禮饔人掌凡祭祀共盛鄭注炊而共之其下有奄二人女饔入
 入奚四十人土無饔人之官故使宗婦為之其下亦當有女饔之屬
 也云爨竈也者士虞注同周禮亨人職外內饗之爨亨爨鄭注爨今
 之竈主於其竈爨物賈氏此疏及士虞疏遂謂周公時謂之爨孔子
 時謂之竈前後異名故鄭舉後決前并引論語媚于竈為證但據說
 文爨炊也炊爨也二字互訓則爨之義為炊竈是其所炊之處因爨
 必於竈故謂竈為爨也云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於坵
 者西堂詳前鄭意西堂下非西堂之南下乃西堂之西下故又近西
 壁南齊於坵謂在坵之北其南與坵齊也李氏如圭云坵在堂角既
 夕記曰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坵知在東西堂下者皆齊於坵下
 記饔爨在西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是與經云西堂下同又引舊
 說云南北直屋栝稷在南謂黍爨在北稷爨在南其南上與屋栝齊
 也士虞禮饔爨在東壁西面注云饔北上上齊於屋宇案北上者亦
 謂黍爨在北云上齊於屋宇者謂爨之南下與坵齊其上則與屋宇
 齊也屋宇即屋栝與記注所引舊說同但特牲在西壁士虞則在東
 壁虞禮反吉耳然皆在門內者以婦人主之故也此士禮也大夫則
 廩人掌之在門外少牢禮廩爨在雍爨之北是也○賈疏云主婦視
 饔爨猶主人視殺牲故易歸妹上六云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鄭
 注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如饔之時兼視之可知 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 膳以饔各一爨

詩云誰能亨正義曰少牢云雍爨在門東南北上此云亨于門外

魚漑之釜鬻東方西面北上據下記云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臘

爨在其南則亦在廟門外之東南也敖氏云北上豕爨在北魚臘亞

之案上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臘爨亞之是亨於西方變

於吉也注云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者禮經釋例云凡亨

牲體之器曰鑊凡升牲體之器曰鼎是亨於鑊而後升於鼎也少牢

有羊鑊豕鑊則以鑊者亦豕魚腊各一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視

鑊故各一爨也引詩者證亨須以鑊也

灌正義曰實鼎各自其鑊以實於其鼎也吳氏廷華云此又言陳

也則舉鼎就爨既實復陳之門外也注云初視灌也者謂如視

灌時陳鼎北面北上也姜氏北錫云凡言如初

即謂厥明夕之故位也若改位即不言如初矣尊于戶東玄酒在西

尚之凡尊酌者在左正義曰尊即壺也吳氏廷華云尊本在東

二云戶東室戶東者凡堂上設尊多在房戶之閒房戶閒謂房西室戶

東故知此尊於戶東為室戶東也云玄酒在西尚之者以西為上也

張氏爾岐云鄭注云凡尊酌者在左玄酒不酌故在右是以東西為

左右少儀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又據酌者北面臨尊而言左

右以西為左其位置實豆籩釔陳于房中如初

雖同而言有殊也如初者取而實

曰前此豆籩釔之屬皆虛設至此則以脯醢和羹之屬實而陳之

注云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者豆籩釔初在房中南上今取而

實之既實仍反於房中亦南上故云如初也執事之俎陳于階閒二

鄭言此者決上尊于戶東非反其故處也執事之俎陳于階閒二

列北上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

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不升鼎者異於神

儀禮正義三十四

十三中華書局聚

與祭者皆有俎陳于兩階闕分爲二列東西相並自北陳而南也

注云執事謂有司及兄弟者此有司謂賓也鄭意以賓亦在有司中

故舉有司爲言又以該凡助祭者也云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者賓

之屬在西兄弟之屬東也云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者以祝是接

神者主人主婦是共承祭者恐人疑其俎不在執事之列故特明之

敖氏云此執事之文所包者廣與前後所云者不同是也云不升鼎

者異於神者吳氏疑義云尸俎用右胖升于鼎內俎隨鼎入也而載

之此皆用左胖自鑊升俎而不升鼎故不隨鼎入而先設于階闕耳

高氏愈云此時尸俎之外凡有十三俎主人俎也主婦俎也祝俎也

佐食俎也賓俎也長兄弟俎也宗人俎也衆賓俎也衆兄弟俎也內

賓俎也宗婦俎也公有司俎也私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

于西堂如初盛黍稷者宗婦也萑藉之用萑重黍稷以其爲祭主

也前兩敦几席在西堂今仍陳於此故云如初也吳氏廷華云几席復言陳者因諸器而連及之也今案以上各器視濯時已詳言所在矣此復言之者以祭日有加實及易置之事易置則不言如初不易置者須言如初以別之此几席仍陳於西堂故言如初敖氏疑上有脫文非也注云盛黍稷者宗婦也者以炊黍稷係宗婦主其事故知盛之者亦宗婦也云古文用爲于者胡氏承琪云案士虞禮饌黍稷二敦于階闕西上藉用萑席有司徹右尸盥匱水實于槃中篚中几非用席皆作用不作于故鄭從今文

在門內之右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

疏正義曰云尸盥匱者以槃匱之屬爲尸盥設也張氏爾岐云以匱貯水而置之槃持尸盥則執匱沃水而槃承之篚中篚中貯巾也門

內之右門東也餘詳士虞禮匱水錯于槃中南流下注云設盥水及中尸尊不就洗又不揮者以不就洗故須設盥水不揮故須設巾

也揮振去水使手乾也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者以洗設于阼階東南匱槃之設亦在東方是象洗也西上則匱槃在簾

中之西也云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此申言門右為東據鄉內言之也○盛氏世佐云案下經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則槃

匱之屬在門內之西明矣門西曰右者從堂上視之也必在門西者取其便於尸盥且與洗位相變也郝氏以西為右之說得之吳氏廷

華云鄉內鄉外以人言此陳器自當以堂為斷況此與少牢尸盥並在西何匱水獨有東西之別乎今案盛氏吳氏說似亦可從並附錄

焉祝筵几于室中東面為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疏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

筵于室中西南隅今案西南隅與也凡布席于奧者東面敖氏云几亦右之前此視濯視牲祝未有事今為神筵几于室中故注云至此

使祝接神也主婦纒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

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內則曰舅沒則姑老豕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

於疏正義曰纒以韜髮笄以安髮詳士冠禮纒笄宵衣士妻之常服也昏禮曰夙興婦沐浴纒笄宵衣以俟見房中東房中也婦人

入廟其位在此注云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者以經言主婦是有夫之稱故云主人之妻也姑主人之母禮七十老而

傳家事故雖姑存亦使其妻主之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

以備外內之官是也若舅沒而姑年未七十亦傳家事於婦內則所謂舅沒則姑老也但姑雖傳家事婦猶必稟命焉故內則又云豕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是鄭取證內則之義也云纒笄首服詳

前云宵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繒毛傳諸侯繒黼丹朱宵衣者案詩唐風揚之水素衣朱繒素衣朱繒毛傳諸侯繒黼丹朱

中衣鄭箋繒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鄭注繒讀為綃綃名也詩云素衣朱禮記郊特牲繒黼丹朱中衣鄭注繒讀為綃綃名也詩云素衣朱

綃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褭玄綃衣以裼之注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士昏禮姆纁笄宵衣注云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

詩以綃為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且相別耳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不纁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

袂耳考鄭各注皆以宵為綃說文綃生絲也段氏注云生絲未凍之絲也以此生絲織繒曰綃仍從絲得名也故或云繒名或云綺屬綺

即文繒也宵假借字今案鄭云綃綺屬郊特牲注又云繒名故段釋之周禮內司服六服祿衣為下鄭注內司服云男子之祿衣黑則是

亦黑也又云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祿衣又注追師云外內命婦非王祭禮賓客佐后之禮自於

其家則亦降焉引少牢主婦髮髻衣移袂及此經主婦纁笄宵衣為證又云移袂祿衣之袂鄭意以大夫妻得服展衣自祭降服祿衣士

妻服祿衣自祭降服宵衣則宵衣其祿衣之女歟然鄭注少牢云大夫妻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與追師注又異詳少牢禮此注以宵衣為

黑色者士昏禮注及玉藻注皆以宵為玄玄亦黑類也又士昏禮注云玄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然則宵衣惟領用繒耳此注不言義亦

略同據士昏禮女純衣注以純衣為絲衣則宵衣非絲衣明矣蓋昏禮攝盛士親迎服爵弁故士妻服純衣此祭士服玄端故妻服宵

衣敖氏云宵衣用布為之盛氏世佐云男子唯爵弁服用絲其餘朝服玄端皆用布則婦人祿衣宵衣亦用布可知其說是也用布而領

緣以綃故曰宵衣注云其繒本名曰宵謂宵即綃也又引詩禮記證綃之義字俱作宵者蓋鄭於士昏禮注已讀宵為綃其義已明故此

注卽以宵爲綃段氏謂宵爲綃之假借是也盛氏謂宵時所衣故名宵又解宵爲小皆穿鑿不可從至賈疏并謂詩禮記本文皆作宵字則又緣注而誤戴氏校集釋已辨之詳訂疑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者少牢主婦贊者亦髮鬢衣侈袂與主婦同是服用可知秦氏蕙田云案內司服天子諸侯王后以下助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祭不同者尊則有降卑則無降是也

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辨也疏正義曰敖氏云此於賓兄弟之

臣而言也今案此說是上視濯時言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而不言羣執事此言羣執事而不言衆賓蓋互文見義要皆兼公有司

私臣在內但初時門外止有東面位無北面位敖氏仍以門東門西言非矣敖又云告主人也既告反於賓西北是也主人拜

賓如初揖入卽位如初初視也疏正義曰注云初視濯也者據主人與

賓與衆賓者入門當就門東門西北面之位經未言故下記補之

西疏正義曰賈疏云下記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

入之疏面據此而言則此經謂無事時也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

敖氏據下記云佐食于旅齒于兄弟以佐食爲主人兄弟之屬今案

佐食非兄弟而與兄弟齒故記特言之若本兄弟之屬則不必言矣

盛氏世佐以佐食爲私臣蓋本下記賈疏謂佐食於私臣之中擇爲

賓使佐尸食也說不肯注可從云立於宗人之西者李氏如圭云虞

右祭日陳設及位次

禮主人卽位于堂如反哭東面宗人西階前北面詔主人此禮主人

入位堂下西面宗人當在阼階南擯主人故知佐食在宗人之西

儀禮正義三十四